

113
I 246.5
Z SW
10 10 10

舍我小境集

236861

188号
L 246.5
Z S W

孫

舍我小說集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圖書記

18卷
I 246.5
Z S W

本集箸者張舍我君傳

趙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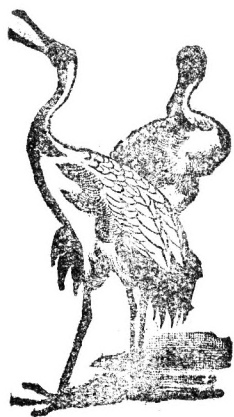
張君舍我。名建中。字子方。小說函授學校校長也。以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江蘇之川沙。性聰穎。以第一名卒業於上海榛苓小學。年祇十五耳。時某報有招聘訪員者。君投函自効。不數日復音至。則赫然聘書也。大喜過望。日奔走於會場。以刺探新聞。殆無人信其以乳而臭任訪員之要職者。家赤貧。訪員之職。不能謀一飽。乃轉而習商業。轉而爲小學教員。最後轉而爲商務印書館之校對。然君有志於學。日埋頭於紙堆中。雅所勿願。乃復轉入滬江大學之高級預科。君既入學。功課之暇。必伏身於藏書室中。番閱中西文學雜誌。而君之學。乃大進。於西洋小說之門徑。了了胸中矣。願君爲苦學生。須兼爲校中服務。或印講義。或司電話。而所得猶不敷學

費。乃譯述名家小說。投之小說月報。藉資補助。後以長篇小說售諸商務印書館。惲鐵樵先生見而驚曰。真妙文也。會全校大考。倩某太史閱卷。太史亦驚曰。真妙文也。擬首選。因書古體文。降爲第二名。年二十四。家益窮。復棄而習商。然君未嘗以未卒業有所抱憾。益肆力於文學。而君之藝益突進。不數年。竟成爲小說作者之巨子矣。君之作小說也。嘗自言曰。神聖思想務求新穎。着筆不落恆蹊。故讀其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嘆爲奇觀。且君效美國施篤唐氏而創問題小說。實爲小說界放一異彩。以前未嘗有此體裁也。君爲人忠厚爽直。雅如其文。兄弟四人。妹一。父喪。家庭擔負重。不忍弟妹之失學。故尙未授室云。

舍我小說集目次

自由戀愛的究竟	一
一個問題的兩面觀	一八
最高點的愛	二八
二十年後	四七
一個月內的六封信	六一
字紙籠裏的回聲	七二
險極了	八三

舍我小說集 目次



舍我小說集



自由戀愛的究竟

(二)

郭。又。新。是。北。京。一。個。最。著。名。大。學。校。裏。的。畢。業。學。士。他。學。習。的。是。哲。學。專。科。於。倫。理。學。與。社。會。學。兩。科。很。有。深。邃。的。研。究。於。人。生。哲。學。的。一。方。面。更。有。嶄。新。的。思。想。和。獨。闢。蹊。徑。的。見。解。他。做。學。生。時。往。往。提。着。一。枝。筆。作。萬。言。左。右。的。長。論。登。刊。在。校。中。出。版。的。月。刊。上。發。表。他。的。主。張。不。但。學。校。裏。的。教。授。同。學。都。稱。讚。恭。維。他。是。新。中。國。新。文。化。的。強。有。力。的。指。導。者。就。是。在。國。民。一。方。面。和。一。般。讀。者。也。都。稱。許。他。是。個。有。思。想。能。文。章。的。少。年。國。內。的。新。聞。雜。誌。

也爭相轉載他的論文他的主張雖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對與非難他的聲名卻因此愈弄愈響逾傳逾遠了待至他畢業時社會上已公認他是個新文學大家他的心裏也自許我認爲可以實行的主張或足以受一部份人的歡迎而逐漸打破社會上的舊習慣我想我在求學之前原是立志要做著書立言的事業的現在這希望固然有一部實現了更應積極做去所以他卒業受了學位後不去就進款豐厚的位置卻回到家裏去閉門著書但他要閉門著書以前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這個大問題就是所謂婚姻問題了他不承認這是婚姻問題說這是男女戀愛的關係罷了因爲他的妻子是在他小時父母替他訂定的到他二十歲結婚時也完全是他父母的主意他自己沒有什麼可否結婚後他兒新娘面貌倒很端正慈祥性情也很溫婉和易待他也十分體微細到伊曾對他說我已是

你。的。人。了。我。必。須。盡。心。盡。力。的。愛。護。你。雖。覺。得。這。句。話。有。些。奇。怪。卻。也。不。能。拒。絕。伊。的。好。意。也。有。些。不。忍。去。冷。淡。伊。孤。負。伊。所。以。他。那。時。的。待。伊。着。實。很。濃。密。後。來。他。出。門。到。北。京。去。讀。書。了。起。初。他。還。寫。信。給。伊。說。許。多。別。後。的。話。但。二。三。個。月。後。他。只。不。過。寫。信。給。他。的。父。母。信。內。也。沒。有。一。句。提。及。伊。了。伊。很。惶。惑。伊。的。公。婆。也。很。奇。怪。暗。想。他。們。的。兒。子。在。北。方。一。定。有。了。外。遇。了。因。寫。信。去。責。問。他。他。不。但。不。理。且。說。他。未。曾。娶。過。妻。子。伊。聽。見。了。氣。得。幾。乎。發。昏。生。了。二。個。月。的。大。病。郭。又。新。在。北。京。專。心。求。他。的。學。問。努。力。於。新。文。化。的。事。業。無。論。暑。假。寒。假。他。都。不。回。去。四。年。後。纔。到。家。裏。父。母。見。了。自。然。格。外。歡。喜。他。妻。子。見。了。他。的。面。怨。憤。都。消。了。伊。暗。想。我。們。夫。婦。的。感。情。或。者。從。此。可。以。恢。復。了。所。以。益。發。快。活。但。是。伊。的。丈。夫。和。伊。見。面。後。開。口。第。一。句。便。說。我。要。同。你。離。婚。了。

伊突。受。這。意。外。的。驚。嚇。好。似。伊。的。背。脊。上。被。人。澆。了。一。桶。冷。水。頓。時。汗。毛。聳。然。好。久。開。不。出。口。來。等。了。一。會。伊。壯。着。胆。問。道。你。爲。什。麼。要。同。我。離。婚。我。犯。了。什。麼。不。道。德。的。事。或。在。何。處。我。失。了。婦。人。應。有。的。職。分。使。你。要。離。棄。我。在。名。聲。上。我。已。做。了。你。七。年。的。妻。子。在。實。際。上。也。已。同。過。了。三。年。的。夫。婦。生。活。我的待你愛你秉着良心說已到了極點了。

伊的丈夫道你沒有犯什麼不道德的事也沒有失去婦人的職分我要同你離婚因爲我們的中間沒有戀愛真是的的戀愛我們雖過了三年的共同生活但是沒有意識的沒有共同的興趣的卻是勉強的虛僞就那時我被中國的舊習慣和遺傳的毒性束縛住了朦蔽住了所以沒有覺得但是到了現在呢已經覺悟了明白了再不能背了我良心上的主張以致犧牲我幸福因爲我不愛你勉強愛你是最沒意識的舉動

妻子道：「我只知道我終身是你的妻子了。我只曉得我終身跟着你走，愛你到死了纔休。又新道：你果然愛我麼？你爲什麼愛我的呢？」伊端容答道：「我心愛你的，我只曉得愛你不懂什麼不什麼。又新冷笑道：「你只曉得愛不知道愛的緣故，可見得你是盲愛了。盲愛的害比不愛爲烈……總言之，我不愛你，你雖愛我，沒有結爲夫婦的原理在內，因爲「單戀」就是一方面的愛，是愚夫愚婦的行爲，決不是我們有思想的人做的……」

妻子道：「便是你厭惡我不喜見，我也不必離婚，只要你出去自尋你的「愛者」。我只求你仍許我住在這個家庭裏，一天三餐布衣溫暖，便心滿意足了。」丈夫冷笑道：「這個更沒意識了，更作僞了，你必須回到娘家去，姓你自己的姓。」伊悲聲求道：「你若一定要逼我回去，我沒有面目生在世上了。」他卻哈哈笑道：「癡了，癡了，離婚有甚關係呢？我爲我的主張和幸福起見，不能不逼。」

你回去。

伊終被伊的丈夫強迫離婚回家去了。伊並不犯罪，但社會上的人很攻擊。伊譏笑伊，伊沒有能力和社會抵抗，所以伊只得自盡了。

(二)

少年著作家郭又新的名望一天大似一天了。他著的新書批評家沒有一個不讚他思想新穎、文辭優美的。所以那些報章雜誌裏「書報批評」的一欄內幾乎天天登載那些頌揚他的話。他接到外面恭維仰慕他的信，案頭信籃內也積疊得盈尺。其中發信的人老少男女都有，而尤以少年男女爲多。他見了這種信，只是心花怒開，喜不自勝，兀自不敢怠慢，立即作書答復。那些人得了回音，也有來和他面晤，互通殷勤的。因此便結成了朋友。而在這些朋友中，他覺得一見如故的要算是一個娥黛夫人了。娥黛夫人也

是。個。極。有。新。思。想。的。新。女。子。伊。很。竭。力。於。新。文。化。的。運。動。竭。力。打。破。社。會。上。
輕。視。和。壓。服。女。子。的。惡。根。性。凡。是。婦。女。的。結。社。集。會。總。有。伊。的。姓。名。在。內。而。
且。公。認。伊。是。中。堅。分。子。有。力。分。子。伊。很。研。究。雄。辯。學。極。有。演。說。的。能。力。伊。的。
筆。墨。雖。不。十。分。通。暢。卻。也。極。喜。歡。一。操。觚。一。作。文。長。篇。累。牘。的。發。表。伊。的。主。
張。所。以。伊。很。想。在。言。論。界。上。佔。一。個。位。置。伊。見。郭。又。新。的。思。想。和。議。論。和。伊。
很。有。吻。合。之。處。已。承。認。他。是。伊。的。同。志。又。見。他。名。望。日。高。受。羣。衆。的。讚。美。頌。
揚。益。發。使。伊。欽。佩。羨。慕。至。於。極。點。有。一。次。伊。曾。對。伊。的。丈。夫。說。郭。又。新。是。新。
文。化。界。上。一。個。功。臣。也。是。著。作。界。中。的。一。顆。明。星。我。佩。服。他。到。極。點。了。伊。的。
丈。夫。答。道。是。呀。我。也。很。崇。拜。他。現。在。伊。和。郭。又。新。相。見。了。自。然。更。崇。拜。他。不。
時。拿。着。伊。的。文。稿。來。求。他。指。正。又。新。覺。得。在。藝。術。上。得。着。一。個。摯。友。實。在。比。
得。着。外。面。社。會。上。盲。式。批。評。的。讚。揚。價。值。要。貴。上。幾。十。百。倍。所。以。他。竭。力。的。

引導伊替伊修改文字校正思想替伊將文章送到報章雜誌裏去登載有時並且故意在他自己的著作裏引用伊的語句或見解社會上一見這個大文豪在那裏表揚伊便也漸漸的注重伊欽佩伊讚美伊半年後伊也果然得了羣衆的一個「女文豪」的稱謂了。

娥黛夫人心裏的快活自不必細說但是除了快活以外伊還發生一種祕密的感覺伊自己雖然不十分明白卻已顯露在伊的舉止言語容色裏了大凡人的感覺一經顯露便能變動別人的情和意郭又新和伊相識後早以起了異感不過自覺爲期太早不能鹵莽總須審慎故很自遏制他心底下的私見不料這正面的異感已尋得了反面的吸力吸力逾大異感逾烈娥黛夫人心裏的感覺一天顯露一天又新對伊的執忱也一天利害一天他起初以爲這是不應當的但是這思想沒有經歷一分鐘便被他人生活哲

學的新觀念打破了。以爲這是尋求真幸福的路途。我如何可以棄着不走呢。他和伊差不多沒有一天不相見的。有時伊早上便到他的書室裏來了。兩人有時討論有時談笑。往往到深夜了。伊的丈夫差僕人來催伊去。伊纔回家。有一次伊爲了家裏一件事。一星期沒有來見他。他寫信去詢問。回信說伊實在忙得走不出來。他在這一星期中有六夜沒有安睡。在日裏提筆作文。竟不曉得他腦筋裏要寫的是什麼。晚上到了床上。兩眼還未闔。便夢夢似的覺得伊坐在他的桌旁了。在別人一定要說他入魔了。但是他是一個澈悟的人。以爲這有什麼罪惡不罪惡呢。這是我真正戀愛的起點。自由戀愛的萌芽。一經萌芽總可以生長開花結果的。我何苦要摧殘自己的幸福呢。郭又新自己覺得良心上的主張並無不適當。後便對娥黛夫人直捷的說了。伊聽了他的話。只是嬌然的微笑。不肯像他的坦白。直說他再誠。

懇地對伊說道：夫人，你不信我的話麼？我的愛，你不是最神聖、純潔的嗎？由藝術而生的戀愛，不是最高、上純潔的嗎？你爲什麼要拒絕這高、上純潔的戀愛呢？你不是崇拜我的著作到極點的嗎？你不是愛我的著作自說已到了最高點的麼？那麼，你一定已觀察到我靈魂中的奧秘了。我靈魂中的奧秘，不是充斥着循環而流的戀愛你的血液嗎？呀！娥黛夫……娥黛夫……我的愛者，像你這樣聰明的、有思想的女子，竟會不明白我的心嗎……又新說到這裏，將手按着胸際，作很懇摯的表示，目光凝着直注伊的臉上。二分鐘後，他舉手輕拍他的前腦道：你竟不曉得我的腦筋是什麼嗎？說畢，又呆呆瞧着伊。

但是伊仍現着神祕的微笑道：要是我不愛你呢？我說我沒有戀愛你呢？又新很快的答道：那麼我要自盡了。

伊仍微笑道：「這是不值得的。你何苦爲了「單戀」而死呢？「爲單戀」而死的不是人類中的至愚嗎？」

又新急辯道：「我決不是一單戀」的。我曉得你是戀愛我的。你是愛我到二十四分的。我在這幾個月內仔細觀察你的舉止言語感覺確信你是同我走在一條道路上要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但伊也辯道：「郭先生你別弄錯了。我只欽慕你的藝術也可說我是祇愛你的藝術。卻沒有戀愛你的人……」他搶着說道：「好！你承認你愛我了。爲甚還要推諉？娥黛道：「我不能愛你。我有……他問道：你爲甚不能愛我？」

伊答道：「他」還在我不能愛你。「他」愛我到極點了。我良心上不能戀愛你。

又新笑道：「難道戀愛要受什麼拘束的嗎？你既愛我就愛我。還有什麼顧慮？」

忌。你。既。愛。我。可。見。得。不。能。愛。「他」了。那。麼。「他」。雖。愛。你。你。和。他。的。婚。姻。
 已。無。存。在。的。理。由。因。為。兩。姓。的。戀。愛。已。遵。分。裂。了。唉。你。對。於。婚。姻。上。的。主。張。
 和。見。解。可。也。不。是。這。樣。的。麼。為。什。麼。現。在。身。歷。其。境。了。倒。不。能。實。行。起。來。呢。
 伊。道。主。義。我。是。曉。得。的。但。見。了。「他」。那。種。待。我。的。情。形。實。在。使。我。不。忍。背。
 「他」。又。新。聽。了。很。快。活。的。說。道。你。對。他。只。有。不。忍。之。心。可。見。你。已。不。
 愛。他。只。當。他。是。一。個。人。或。一。個。尋。常。的。朋。友。了。你。為。甚。要。同。一。個。朋。友。住。在。
 一。起。卻。加。上。一。個。夫。婦。的。名。義。呢。我。的。愛。者。你。別。自。己。欺。騙。自。己。了。你。快。戀。
 愛。你。所。戀。愛。的。罷。說。着。不。待。伊。的。回。答。將。伊。緊。緊。抱。了。好。似。發。了。狂。一。般。的。
 亂。吻。伊。的。兩。頰。伊。也。忽。似。喝。了。迷。藥。的。如。醉。如。夢。的。伏。在。他。懷。裏。閉。着。兩。眼。
 安。受。他。的。撫。慰。

等。一。會。伊。醒。過。來。了。又。新。對。伊。說。道。我。們。的。戀。愛。已。成。了。結。晶。體。了。伊。道。你

的「單戀」到底被你達到了目的。我不知道以後怎樣。他道有什麼怎樣。我們的戀愛是永久不變的。永不會改變的。伊微笑道。我不愛你了。呢。他道。這個決不會有的。因為我們的戀愛是根據於靈魂中的最高點。就是我們靈魂中的同情和摯誠所發生的。這是人類心靈中最微妙的結合。伊仍作淺笑道。要是我的心靈和別人的心靈發生了同情而生戀愛。那麼你當怎樣呢。他道。自殺……一定自殺。然而這個決不會的。伊直捷的質問道。你纔不是說兩姓戀愛分裂了。便沒婚姻存在的理由嗎。你爲甚要爲了沒理由的「單戀」而死呢。他想了。一會只是無言可答。那日。娥黛夫人回家立和伊丈夫提起離婚的談判。伊的丈夫驚極了。無異青天白日忽地裏霹靂一聲。把他震個半死。他操着斷續的聲音道。我愛……你待……你到極點了。無論精神上肉體上你的自由也到了最高點了。我有甚待虧你你……

你竟……起初伊似乎很感動，但不到一分鐘便消滅了。伊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只答道：「我不能愛你了，我不愛你了，請你也別念我。」丈夫道：「你能不愛我，你忍棄掉我，但我一身靈魂中所有的愛都灌注在你身上了，你去了，我的戀愛便沒有了，世間無可戀愛的了，你去後我唯有……一死。」伊強笑道：「你愛我，我未嘗不明白你，也的確沒有待虧我，但總而言之，我不愛你了。兩性的愛戀分裂了，你的戀愛和我沒有什麼關係，戀愛是自由的，我去戀我所愛，你去愛你所戀，這豈不是最平等的最無奇的一回事嗎？」

三天後，娥黛的丈夫發了狂，橫衝直撞的跑到馬路上，不提防被汽車撞倒在地。於是汽車底下的冤鬼又增了一個了。

那時伊正和郭又新並肩坐在沙發上笑談他的發狂事，又新道：「爲一單戀」而發狂，真是世間第一等愚人。

娥黛和郭又新同居後三年內兩人一志同道合一共同的夫婦生活非常有興味又新著作的名望也日高一日他的筆墨生涯也一天忙似一天至第三年後他一天到晚的光陰都在沉思考慮握管作文的中間過去不但沒有閒暇尋樂的功夫就是飲食也要草草了事他夫人的著作文字漸漸不及去修改校閱了伊見他很忙也不敢多去攪擾他但伊面着他默默瞧着他。不說什麼他也只官想他的寫他的伊漸漸覺得沒有興味了便不時到外面去走動社會上的人都曉伊是人文豪的妻子子女文豪沒有一個不爭先恐後的逢順伊諂媚伊頌揚伊伊覺得快活極了復又東去開會西去演說有時偶然將伊近狀講給又新聽他也非常贊同因此伊益發喜歡到外面去了。

如此約莫一年後有些消息傳到這個大文豪的耳管裏了那些消息便是說他的夫人近來結交了許多男朋友同進同出儼如夫婦恐怕要於他有些不利這大文豪聽了只是哈哈而笑說這輩人不開通之至了便是伊領伊的男朋友到我家裏來我也很歡迎因爲我曉得我和伊的戀愛是不會變的有人取笑他道但戀愛是自由的你那裏縛得住呢大文豪笑道如此你更不曉得自由戀愛的真意了我們是真自由戀愛的不比那些以肉慾爲戀愛極點的「事秦事楚」一隨他們的喜怒別人聽了倒也有些很相信這話的

然而大文豪的話到底不驗了伊漸漸地一天到晚的在外面了後來漸漸地竟不回家了他還是深信伊對於伊這種行爲一點沒有疑心人家在背後議論伊他聽見了只是笑他們的見識不廣他仍埋首案頭鎮日價做他

著。作。家。的。事。業。一。天。午。後。他。正。低。着。頭。一。隻。手。臂。支。着。前。額。上。青。筋。暴。漲。顯。出。他。正。竭。力。運。用。他。的。腦。力。忽。聽。得。面。前。有。輕。細。的。聲。音。呼。道。郭。先。生。他。不。覺。一。怔。忙。抬。頭。看。時。却。是。他。的。妻。子。娥。黛。伊。身。旁。還。立。着。一。個。風。度。翩翩。的。少。年。娥。黛。不。等。又。新。開。口。便。指。着。少。年。說。道。郭。先。生。這。是。我。的。愛。友。自。今。日。起。我。便。和。他。實。行。戀。愛。的。共。同。生。活。了。因。此。我。同。你。的。戀。愛。已。經。分。裂。不。能。再。爲。夫。婦。也。不。應。以。戀。愛。不。同。的。人。強。住。在。一。起。加。上。夫。婦。的。名。義。這。是。你。素。來。所。主。張。的。所。以。今。天。來。對。你。告。別。一。聲。請。你。不。必。念。我。說。着。整。整。齊。齊。的。向。他。鞠。了。一。個。躬。拉。着。那。少。年。一。同。走。出。去。了。

但。這。著。作。家。郭。又。新。的。感。想。和。見。解。怎。樣。呢。作。者。不。敢。說。了。他。曾。對。娥。黛。說。伊。若。棄。了。他。去。戀。愛。別。人。他。要。自。殺。的。但。他。同。時。又。說。兩。性。的。戀。愛。既。經。分。裂。了。此。方。面。的。戀。愛。雖。沒。消。滅。也。不。應。該。再。去。戀。愛。那。對。方。面。了。因。而。斥。責。

那「單戀」的男女就是他的第一個妻子和第二個妻子。娥黛的丈夫爲天下之至愚。作者既不知他的立誓是出乎至誠的，還是感情的，也不曉得他的主張和見解是和行爲合一的作者，更不明白他是情感熱烈的人，或者是主張堅固不變的人。所以他現在身歷此難關了。究竟他是否自殺，或者竟於娥黛和那少年去後一笑置之，毫不爲意。這個問題作者不能解決，也不敢解決。還要請有思想有腦力的讀者給我一個適當的答案。



一個問題的兩面觀

(一) 女的方面

男子對女子說道：我在信裏求你的事，你果然答應我了麼？女子俯首不答。

男子道：「這樣你一定錯愛我肯做我終身的良友了。但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同你討論解決了纔好……」女子搶說道：「還有什麼問題呢？……不是都對你說過了麼？」男子道：「不是這樣說。我確有件很要緊的事須對你申明。你同我相識了兩年了。可知道我兩年以前的事？」女子道：「我知道的。」男子道：「可知道我的祕密愛情事嗎？」女子直跳起來道：「什麼祕密愛情你何以……」男子笑道：「你說知道其實我們背人做的私事那裏自己肯對人宣揚。至於男女的事更不必說了。他說到這裏時換看一副莊嚴的態度。兩目直注在女子的臉上。操着沉着的聲音說道：「這件事到了今天不能不對你直說了。兩年來常爲着這事中心不安。見着你對我坦白光明的態度益發使我撫心自愧。往往要想盡情宣布說個痛快。聽憑你的裁判。可惜……沒有這般勇氣。現在我們的共同生活不久要起。始了。這個生活大家都望長久不變的。但若

含着。了。異性的。質料。或。不同的。見解。在。內。男女。的。生活。決。不能。共同。的。我。爲。了。欲。免。除。後。來。的。異性的。質料。和。不同的。見解。起。見。今天。不能。不。告。訴。你。我。的。一。段。歷。史。

「我在二十歲時。父母都還在世。不但生計問題不必我去顧問。而且「食必膏粱」。衣必文繡」。安閒逍遙。快活非凡。吃飽了飯。不是睡覺。便是游蕩。父母因爲我是個獨生子。歡喜還來不及。那裏肯來管束我。我更因此膽大能犯的罪。沒有不犯的。但個人犯罪。不害及他人。還不算是大罪。像我的教人墮落。那麼真是罪不容赦了。那時離我家住宅五十間門面的左右。住着。一個。小。戶。人家。只。有。一。母。一。女。女子。在。一。家。襪。廠。裏。織。襪。早。出。晚。歸。必。經。過。我。家。門。口。伊。的。母。親。替。人。家。縫。紉。洗。衣。兩。人。依。此。度。日。倒。也。不。愁。衣。食。因。爲。他。們。吃。飽。穿。暖。便。十。分。滿。意。了。一。天。暮。色。將。黑。我。站。在。門。口。閑。看。無。意。中。

看見一個穿着黑白格子布衫褲的女子在我面前低着頭忽忽走過我隨
意一瞧卽見伊雖穿着布服卻身材苗條面目清麗含着一種天然的美不
覺神呆意搖目光竟隨着伊的倩影移過去到明天此時我又站在門口等
伊來眼看伊過去如此一連四五天後伊覺得我的神情了便繞遠路回去
我二天不見了伊很是掛念因裝着沒事似的問老媽子那穿格子布衫褲
天天晚上走過這裏的女子是誰老媽子道伊是女裁縫王媽的女兒小紋
早上七點鐘便往襪廠裏去作工的我原是夜深纔睡午後二點鐘纔起身
的不料那時爲了小紋的緣故早上六點鐘便起來站在門口等伊見伊來
了便跟在伊背後送伊到廠門口伊的神情雖很忿怒却也莫奈何我後來
我向伊開口了伊只是急得紅着臉低頭快走我逼了伊三天伊竟不敢獨
走叫伊的同伴先到伊家裏陪着伊同出來後來我設法和伊母親認識伊

母親見我是個少爺班子自然非常歡迎見我走過伊門口一定要請我進去坐坐我也借此與小紋接近竭力設法媚伊伊也漸漸的親近我我知道他們缺乏的是金錢所以我專用金錢去引誘他們不到半年小紋潔白的身子便被我的金錢污了我原是騙伊我要娶伊的伊竟信以爲真屢次催我提起婚事我只推諉父母不允沒有法子後來伊有了孕了催我益急我我不敢再去躲在家裏伊屢次尋死被伊母親阻住分娩後竟抱着孩子吵到我家門上來我家不認反將他們母子三人送到警局裏去恐嚇他們這事我原很傷心但也不敢怎樣後來小孩子死了小紋的老母也氣死了小紋自己也生了一場大病我暗下送些錢去照顧伊病愈後伊的蹤跡和生活好久沒有明白半年後纔聽聞伊已墮落到萬丈的魔窟裏做那下等的娼妓了那時我痛悔無及極想補救於萬一把伊尋到後我對伊說懺悔

的話願棄前愆。兩人革面洗心。再過共同的新生活。伊只笑對我說道：「你雖有好意，不能救我了。因為我現在的生活，覺得比以前的自由而有味了。」你看我的罪惡何等的重大，不但自己墮落，還要叫人墮落。我初與你相識時，不敢告訴，恐怕你鄙棄我的。為人不肯視我為友。瞞過朋友，還不要緊。但如何可以欺瞞共圖永久共同生活的妻子呢？我現在老實告訴你。敬請你的裁判。若肯原諒我前途自然沒有說話。否則你便斷絕了我。我也從此離開你，不再敢來親近你。譬如沒有相見一般。他說畢了，靜聽女子的回答。伊沈思了一會，問道：你真個痛悔了麼？覺悟了麼？男子只點一點頭。於是伊道：下個月我們可以結婚了。

(二) 男的方面

省三屢次向君倩求婚。伊總是不肯。他問伊不肯的理由。伊也不肯說。只勸

他道你是個少年英俊那一個女子不肯嫁你只要你去真心的愛伊像我這個人無論實際外表都一無可取之處卻蒙你的錯愛苦苦的跟着我不肯放我過去其實你還不知道我的底細你若曉得了那裏還肯愛我呢省三不相信伊的話以為這不過是推諉罷了他竟不求伊的同意差他的妹妹送給伊一隻定婚鑽戒指倩接了鑽戒仔細考慮了幾回便寫給他一封信道「我見你妹妹替你送鑽戒給我心裏很快活又很恐懼快活的是你果有這般勇氣恐懼的是我以前的惡境要是我們真能結婚便妨害我們結婚後的幸福因為我恐懼以後的惡果今天不敢不大胆的告訴你請你憑着自己的良心評判一下子我的罪惡究竟如何憑你的決斷可以見你的。是否愛我。是否真心愛我。你的勇氣。是否出於摯誠和高潔的戀愛。還是不過是你肉慾上的衝動的表現。你別厭惡我。多說請看我下面的文字。

罷我是個中等人家的女兒。所以在六七歲上便到私塾裏去讀書。後來風氣開通。人家都到小學校裏去讀。人手足刀尺一類的教科書。我很羨慕。那些女子因而求得父親的允許。也到女學校裏去讀了七年。到十七歲上。高小畢業了。我還想入中學。但父親不准。急急要替我攀親。我心裏很不情願。暗想男女兩方意志投合而結合的。才有家庭幸福可言。若強迫不相識的男女住在一起。說是夫婦。無異被擄的囚犯。那裏可以說這是婚姻呢。我正在想逃出這個難關時。有一個鄰居少年向我輸情。我站在門口時。每每見他翩然而過。那時在我的眼光裏。看去他風度俊雅。很似個美少年。我幾次被他挑逗之後。情已動了。又聽得老媽子暗對我說。我父親不問我的願意。不願意已將我許配了別人了。我告知母親。說我萬死不嫁。一個不相識的男子。伊聽了。只罵我不知羞恥。我千思萬想。實無自救之法。一個月後。少年

和我很親熱了他。探知我的隱衷後，竭力勸我早自設法。否則要後悔不及的。並道：「我決不負你的。你若自以爲學問還不足，我便設法送你到中國學校裏去。我替你出學費……你不相信我嗎？我並不是個浮滑少年也。決不是個輕薄少年……」他幾次立誓。我若肯嫁他，他必竭力使我快活。我是一個年幼無知、意旨薄弱、的少女。自然無能力抵抗他的誘惑。因此我竟背着父母，跟着他逃到奉天。我在逃走前，原充滿着極大的希望，以爲此後我可以得到理想中的愉快。和女子應享的幸福。了誰知事實是與理想不符合的。大希望的结果，往往便是悲慘。我和他同居半年之後，他竟墮落了。將我騙到妓院裏。幸我察破得早，未致墮入萬丈深淵。由一個外國女教士將我救去。伊叫我住在伊家裏，幫助伊教授一個小學校。伊在夜裏更教我學習英文。我自慶得所摒絕諸念，專於學問。一道奮力上進。二年後，果覺造詣

日。深。不。勝。欣。喜。了。一。生。所。感。受。的。快。活。唯。有。此。時。的。快。活。是。真。快。活。

我。經。此。風。波。情。灰。頓。死。以。爲。沒。有。真。識。見。的。女。子。實。不。足。以。言。情。故。五。六。年。來。心。如。木。石。腦。筋。裏。早。已。沒。有。戀。愛。兩。個。字。了。忽。然。遇。見。你。一。定。要。我。嫁。你。我。心。裏。枯。死。的。情。根。忽。又。胚。胎。萌。芽。了。但。恐。你。知。道。了。我。以。前。的。事。要。後。悔。起。來。所。以。不。敢。答。應。現。在。我。自。己。招。供。了。你。看。了。不。要。皺。眉。說。「伊。是。一。個。墮。落。的。嗎。」我的確曾經墮落的。但是我自己的罪惡多呢。還是別種人的勢力利害。還是我願意墮落的呢。還是惡勢力逼迫使然。請你仔細考察批評。後給我一個回音。」

君倩的信寄去了三天沒有回音。伊就差人將鑽戒送還省。三那人回來說。他只將鑽戒拿下。並沒有什麼分咐。

君倩這封信是永永沒有回音的了。



最高點的愛

(一)

一天晚上窗外的北風吹得呼呼價響百葉窗雖緊緊的下閉着却關不住猛烈的風勢尖銳的呼嘯聲仍不免時時從罅隙中鑽刺進來吹到面上令人發起無數寒顫此時潔芳女士正面窗坐着窗裏吹進來的冷風他首當其衝但他並不覺得冷因爲正有更冷而難忍的聲浪直刺入他的耳管裏那更冷而難忍的聲浪就是他丈夫臧靜生責備他的話臧靜生背壁而坐鉄青着臉色目光焰焰很嚴的直注着潔芳冷聲問道你說我的話沒有憑證嗎若果真要憑證我便說給你聽上禮拜六的下午你同他在公園裏遊

玩禮拜日的午後六點鐘有人見你從南京路某旅館內出來。哼你到旅館裏去做什麼呢你爲甚不約女朋友一同去遊公園卻和一個男子同去呢。你可有什麼話回答我嗎。潔芳道我早對你說過了。楊誠生是在公園中無意相見的他何嘗敢約我出去我夢裏頭也何曾想到要和他去遊公園那天禮拜日我是去看一個同學他纔從蘇州到上海來探望親戚這個我也告訴你過的要是我要幹什麼曖昧的事難道我不想設法瞞過騙你的嗎。臧靜生冷笑道你到說得很有理由但是有一次我不在家裏你可不是請楊誠生陪你看戲的嗎我說沒有功夫陪你看戲時你便說去找楊誠生陪你回家嗎你爲何同他如此親熱呢。潔芳道夜深回家我胆小。心裏怕懼得很請人家陪伴着回來也是件尋常的事況且現在男女交際不能算出乎禮儀之外。靜生大聲道中國男女的劣根性全身充滿着一發即觸。

的獸性那裏配得上男女社交四個字那許多借着男女社交四個字的暗下都在那裏實行他曖昧的手段不但你們這班女子不配說社交那班男子也要至少過了二十年以至五十年澈底的心理改造纔可以說說難道像你和楊誠生真有堅強光明的心地能打破此例嗎你也別多嘴了也不必分辨你既然愛了他我也不來管你從此以後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潔芳女士聽到這裏氣極了也高着喉嚨道我可以立誓我從沒有幹下什麼不名譽的事你卻苦苦的冤枉我誣說我不貞可見得你對我的心思已經改變不過要借此攆我出去罷了你既討厭我不愛我我也無法可想了你要怎樣便怎樣是了靜生作苦笑道好好道不同不相爲謀……

(二)

一座青翠的火山背後八九畝廣闊的平地上建築着五六間茅屋茅屋左

右種着許多修竹。很覺蒼鬱可愛。茅屋的前面有一條小河。靠岸泊着四五隻漁船。這個一望而知是茅屋中主人的所有物。但那茅屋中的主人除了漁夫以外。力耕的農夫。居一半。所有人口。雖不出二十以外。卻成了個小小的村集。村中的居民和外界的往來很少。三十里以外的境地。便非村中人所知。但他們與人無爭無憂無愁的確。另外有一種快活的景象。此處原是一個窮鄉僻壤。外客遊子足跡罕到。近來忽然來了一個少年。自言姓章。因為城市塵囂。空氣污濁。醫生說他不宜久居。特到此處來養病。寄居一個叫做奚老大的漁翁家。裏漁翁妻子都已喪亡。祇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兒。叫做小菱。小菱雖是個漁姑。穿的是荆釵布裙。卻也生得長眉入畫。雙瞳似點。漆加之混沌未鑿。天真爛漫。益發顯他的自然之美。和那城市中專以服飾脂粉爲美的妖嬌女郎。真有天淵之別。小菱在平日爲老父洒掃。煮飯和縫紉。

之。事。有。時。也。隨。着。老。父。去。捕。魚。捉。蝦。但。自。這。位。姓。許。的。少。年。寄。居。在。他。家。裏。
 後。他。多。了。一。個。人。的。服。侍。天。天。在。家。裏。廝。守。着。因。爲。漁。翁。和。村。中。的。人。曉。得。
 他。是。個。讀。書。人。很。尊。敬。他。都。稱。他。爲。章。先。生。又。見。他。言。語。舉。止。溫。和。誠。實。很。
 合。村。中。人。的。樸。實。之。風。益。發。看。重。他。漁。翁。將。女。兒。孤。零。零。的。放。在。家。中。也。非。
 常。放。心。其。實。這。少。年。人。是。個。傷。心。人。別。有。懷。抱。纔。借。着。避。囂。爲。名。逃。到。這。個。
 窮。鄉。來。藉。紓。胸。中。的。憂。鬱。那。裏。有。尋。芳。獵。豔。的。心。思。他。在。漁。翁。家。裏。不。是。靜。
 坐。看。書。便。是。到。竹。園。裏。漫。步。消。遣。有。興。時。和。漁。翁。一。同。出。去。捕。魚。小。菱。很。歡。
 喜。聽。他。講。鬼。怪。的。故。事。和。城。市。中。華。麗。的。情。形。少。年。見。他。歡。喜。聽。自。也。津。津。
 的。樂。道。其。後。小。菱。竟。似。吸。鴉。片。的。有。了。癮。每。天。總。要。叫。他。講。一。兩。點。鐘。但。少。
 年。心。裏。想。着。傷。心。時。往。往。默。着。不。開。口。小。菱。問。他。也。不。多。說。話。小。菱。暗。想。我。
 一。天。到。晚。的。服。侍。他。小。心。謹。慎。並。沒。有。一。點。虧。待。他。他。爲。甚。要。對。着。我。不。快。

想到這裏覺得很難過。竟跑到自己房裏暗暗的哭了一會。少年起初原不曉得。後來見小菱待他的情形變了。以前他不肯替他做一件事。或不肯說故事時。他要發孩子脾氣。努着小嘴。作動氣的樣子。非得他答允了。纔快活。近來他竟很客氣的待他。不但不來求他講故事。便是他正講得高興時。小菱反勸他別多說話。致傷精神。並說你原來是養病的。若身子反而不好。豈非我們服侍得不周的緣故。少年初來時。他們都叫他章先生。但四五個月以後。小菱和他熟悉了。便不叫他先生。也不叫什麼。對他說。你對旁人說他。近幾天却又左一個章先生。右一個章先生的。叫個不住。少年纔明白他動氣了。暗想我剛脫離了情場的煩惱。不料到此。又已種下了禍根。他天真爛漫一點。不懂什麼。詐僞真是個好女子。我心裏着實的愛他。但想着以前傷心的事。我萬不宜再作繭自縛。自尋末路了。他因此硬着心腸。不去安慰小

菱依舊像從前的談笑自若。小菱的冷淡，他只做不知。小菱見了，心裏益發悲傷起來。想我原欲借此試他的心的，他現在果然不來管我的快活不快活。可見他的確無心於我。我正自尋煩惱了，但我以前本來不知道什麼男女互相憐愛的事的。聽他講了許多男女相悅的故事，便不知不覺的對他生了許多憐愛的心腸。我現在愛了他了，所有的心思都在他身上了。叫我如何改變呢？這種事又不好對父親說的。想來想去，實在沒有方法可以擺脫。因此竟病了。漁翁焦急非常，又沒處請醫生，只能自己去服侍女兒。少年覺得小菱的病是爲了他生的，心裏很難過，憂愁和慚愧一時併起自己的苦衷，又不能告訴他，求他的原諒，只得幫着漁翁悉心調護。小菱晝夜的服侍他，正有衣不解帶，寢不安席的盡心盡力。如此二個月後，小菱病勢漸漸減輕，能吃薄粥了。一天午後，漁翁不在家裏，小菱正呼呼的睡着。少年坐在

旁邊瞧着見他花容憔悴瘦骨支床不若未病前的容光照人又暗暗傷心埋怨自己不該冷淡無情致使他芳心無主哀怨填胸生出這場病來正想時忽的小菱閉着眼睛呼口渴要喝茶少年連忙輕聲答應出來煎好了酒了一杯茶端到床前低聲道茶來了小菱還是倦眼矇矓的說道你扶我起來少年便先將茶盃放下俯下去將小菱扶起來自己也坐在床沿上伸手拿了茶杯送到小菱嘴旁小菱還是閉着眼睛一味的喝竟一口氣將一杯茶喝完喝完了便倒在他懷裏一面閉着眼睛說道爸爸你別走開少年曉得他悞會了不敢回答小菱又道爸爸你怎麼不開口少年低聲道菱……姑娘是我小菱纔急張眼一看自己依在少年的胸際羞得灰白的臉上頓時飛上了兩朵紅雲急忙要避去但他大病新痊體力還未復元自己那裏坐得住他身子離開了少年的依傍便搖搖的要往前跌去少年急將他抱住並

安。慰。他。道。小。菱。你。別。怕。我。小。菱。苦。聲。道。章。先。生。我。污。辱。你。了。方。纔。的。事。實。在。萬。分。抱。歉。不。知。你。可。能。原。諒。我。病。中。的。無。知。嗎。少。年。也。悲。聲。答。道。小。菱。你。說。什。麼。話。我。以。前。不。知。好。歹。人。家。以。深。情。厚。意。待。我。我。不。知。感。激。圖。報。反。而。淡。淡。的。只。做。不。知。不。覺。致。叫。你。弄。到。這。般。田。地。我。心。裏。正。萬。分。的。自。痛。自。恨。你。現。在。若。不。原。諒。我。我。如。何。能。……小。菱。冷。笑。道。章。先。生。你。的。話。我。真。不。懂。我。是。鄉。下。人。家。的。漁。姑。那。裏。知。道。什。麼。深。情。不。深。情。厚。意。不。厚。意。就。是。我。們。父。女。倆。待。你。週。到。一。些。你。既。寄。居。這。裏。也。是。禮。所。當。然。的。事。有。什。麼。感。激。不。感。激。至。於。我。生。病。原。是。我。自。己。不。慎。所。致。於。你。沒。有。什。麼。相。干。自。不。必。你。留。心。何。致。要。你。痛。恨。呢。豈。非。怪。事。……章。先。生。我。不。敢。再。污。辱。你。了。我。的。床。氈。髒。的。很。請。你。到。外。面。去。坐。罷。少。年。聽。他。的。話。明。諷。暗。刺。句。句。像。刀。一。般。的。鋒。利。觸。在。他。的。心。上。不。覺。悲。痛。萬。狀。一。陣。心。酸。眼。眶。中。的。眼。淚。像。珍。珠。串。斷。了。線。一。

般的滾下來。落在小菱的頭頸裏。放聲哭道。小菱。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薄情的。不是你總要原諒我。寬恕我。從今以後。我必終身愛你。終身保護你。終身使你快活。務使你嫁了我一點。沒有缺憾。我也不貪城中的繁華。世上的虛榮。我願終老在此。同你過清靜安閒的日子。不是捕魚。便是種花。呀。小菱。你可原諒我嗎。你可答應我嗎。你怎麼不開口呀。你還不肯原諒我嗎。小菱也哭道。我那裏配……你何必來騙我。少年道上。上帝在上。我若騙你。我必……不一會。漁翁回來了。跑進女兒的臥房時。只見小菱依在章先生的胸懷裏。睡着了。他憔悴的臉上。現着一種不能形容的美笑。於是漁翁紫銅色的臉上。也激起了幾條皺紋。表示他心中無限的快活。

(三)

潔芳女士同他丈夫。臧靜生。口角後。回到娘家居住。想等到他氣平以後。讓

他來接我回去他的父每責他年輕不知事理很恩愛的夫妻爲甚要爲了口角的緣故竟自不別而行靜生豈不要氣上加氣以後總要耐心些別爲了小事鬥氣要知道男子的性情大概比女子燥烈些夫婦不和睦多由於瑣屑的事若做妻子的在當時耐心些事情過了丈夫總要懊悔他性急的不是那時妻子再同他講明事理他必肯認錯了因爲柔可以克剛若以剛禦剛必至決裂而後己世間夫婦的不睦以致得着悲慘的結果原因雖多妻子不能耐心也是個極大的關節你同靜生誰不說你們夫婦倆愛情的濃密現在如此豈不要被入取笑潔芳聽了悔恨不及無言可答只得等在。家裏靜聽那面的消息不料一天一天的過去半個月後毫無動靜潔芳暗下差人去探聽纔曉得房屋已經退租已有別家遷移進去靜生不知倒那裏去了潔芳很是着急連忙親自到各處親戚家裏去詢問有的說二禮拜

以前曾來告別出門去了。但到那裏去他沒有告訴明白。何時回來也不會說。有的竟說一點不曉得。潔芳想怎麼他真果走了。他真果走了。叫我怎樣呢。唉。靜生。靜生。你怎麼這樣硬心腸。拋棄了我。獨自走了呢。你可曉得我現在急得心亂萬分。毫無主意嗎。但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我必要尋着你。說明了。我對你的心思。你明白了。我的心別說拋棄便是死了也甘心了。二天後。這事傳到楊誠生的耳朵裏。便來尋潔芳。潔芳見了他。很不快活。但也不能得罪他。他誤會了意思。以爲極好的機會到了。便涎皮笑臉的對他說道。如此。你太寂寞了。何必自尋苦惱。終日在家裏悶坐着。要生病的。還是出去散心。尋樂的好。今天晚上。我請你看戲吃大菜。好嗎。潔芳怒道。你拿我當什麼人。看待。怪不得。靜生要罵你們這班男子。以前我以爲你是個有教育的男子。現在曉得你是個戴假面具的偽君子了。你快離開我。我的快活差

不多已喪失了。難道你還欲來敗壞我的名譽嗎？楊誠生笑道：他不愛你了，你還去愛他，則甚？愛情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他既不愛你，你便無愛他的義務。現在他在外面，你怎曉得他不另有所愛呢？你還愛着他，豈非太笨，羨慕你愛憐你的人，你倒罵他恨他，這未免失之不平了。潔芳道：狗，你別瞎了眼的胡言亂語。你們這班偽學者，比瘋狗咬人遺毒還要深刻十倍。你配得上說神聖的『愛』字嗎？

(四)

五六年的光陰，忽忽過去了。

一輪明月懸在山空，如水一般的清光，照澈滿山山石，樹木幾乎都改作了潔白的玉色。此時有一個男子，不畏夜寒，荒涼孤零零的立在一塊山石上，反着手仰天賞月。有時舉目向西遠眺，忽如陡觸舊事，不禁微微歎息，偶向

左望見二百嗎外有一個人影緩緩向自己立處走來。他想這窮鄉僻壤中果然也有深夜登山賞月的雅人嗎？他仔細瞧時來者乃是個女子。他心裏益發奇怪起來。難道小菱怕我夜涼受寒來叫我回去嗎？這時那女子已在白礪左右因辨出不是他的妻子不一會那女子已經走到他身旁。他不禁呆了一呆。那女子也凝神向他瞧着。男子驚呼道：「你……你……潔芳……」

「你怎會到這裏來？潔芳啞聲道：「我尋得你好苦呀！從你走出後，我日夜焦慮用盡了方法打聽你的消息。誰料毫無影蹤。我因此隻身出來尋訪。有說會見你向這處來的。我便依着他說的方向尋來。誰曉得仍無形跡。但我狠愛此處的幽靜。所以回去稟知了父母帶着一個老媽子和一個丫頭到這裏住下了。我想或者有一天遇見你的就是一輩子不見你。我也預備終老在這裏。我到此處有四年多了。靜生你不見我的顏色。蒼老了麼？以前還

可以對着你無愧現在真有『無顏相見』之慨了。唉。靜生……你可曉得。我知道。今天晚上你在這裏的嗎。今天黃昏時。老媽子對我說。他到河邊淘米時。看見漁船中一個男子。很像是你。向這個小山背後搖來。因此夜飯也不吃。使帶着望遠鏡。獨來尋你。走近此山時。見山上立着一人。用遠鏡一看。果然是你的樣子。那時我心裏快活得差不多。要高聲呼出你的名字來了。他丈夫緩聲問道。你月夜獨行。不怕意外嗎。潔芳笑道。我還怕什麼呢。若能得見你一面。死也不怕。靜生你不曉得我愛你的心嗎。我沒有了你的愛好。似我沒有了靈魂一般嗎。你可曉得這五年來。我爲了你。灑了許多眼淚。爲了你。受了許多痛苦嗎。難道你真爲了口角小故。便忍心着棄我而去嗎。你不記得新婚的一夜。你說甯我負你不忍。叫你負我嗎。但我在何處負了你呢。你棄着我一個人。孤苦零丁。形影無雙。寂寞寒窗。悲於守寡。豈不是你。

負了我嗎。但我很明白。這是出於你一時之憤。不能怪你。唯既往不咎。來者可追。自今以後。我們當起始我們的。新生命了。靜生我的至愛。我的寶星。你快跟我回去罷。來來我們挽着臂兒回去罷。臧靜生回憶前情。頓時如癡如醉。如入夢境。抱着他。吻道。潔芳吾的愛妻。我雖不見你。但那一時忘了你。那一刻。忘了你。那一分鐘。忘了你。那一秒鐘。忘了你。你想着我。難道我的腦筋中竟沒有了你。吾的愛妻。你明天晚上這時來。我來與你相見。再定我們的行止。或者高飛。或者遠遁。你不見那裏有人來了麼。我們再會罷。明日相見。切莫忘記……

(五)

明天下午大約二三點鐘時。小菱正坐在家裏。抱着他二歲的兒子。口裏唱着歌。拍小孩睡去。四歲的大兒子。坐在小櫬上。玩弄泥孩。一個風緻楚楚的。

婦人走進來問道：「請問這裏可有姓臧的嗎？」小菱聽他口音，知是從別處來的。答道：「這裏姓臧沒有，姓臧的全村裏也沒有。」姓臧的姊姊請坐說時，一手提着一只長櫬過來，給那婦人坐下。想姊姊是從城裏來探問親戚的，走得吃力了，坐一下再走不遲。潔芳心裏，難道什麼？昨天晚上他告訴我住在這小村裏的，這婦人怎說沒有？因答道：「多謝姊姊，忽見兩個小孩子的臉，似很熟悉，不覺暗稱奇，再想一下，芳心裏竟鹿鹿的跳起來了。呀，不好了，這明明是靜生的小影了。這兩個孩子是他的兒子了。這婦人呢，一定是他的妻子了。潔芳定了一會神，纔沒有氣力的問道：「奶奶，你們章先生是不是這裏人？」小菱道：「不是，他是上海人。我想你也是從上海來的嗎？」潔芳道：「正是，但章先生是否來了五年了？」小菱道：「是的，潔芳道：「那麼他或者即是我的表兄了。」小菱道：「你和我们靜生是親戚，潔芳啞聲道：「靜生是我的……表……兄。小

菱笑道：「這正是一無巧不成書。」了竹兒快來給姑母鞠躬。那小孩便把手裏玩的泥童放下了。走到潔芳面前，端正的站着行了三個鞠躬。禮潔芳忽如發狂似的，將竹兒抱在懷裏，叫道：「好兒子，你年紀這樣小，如何這般乖靈！真好兒子說也奇怪，那竹兒竟依在他懷裏。」叫道：「媽媽，潔芳強笑道：『奶』是誰教他的？小菱道：『這都是他教的。』竹兒的父親性情很好，家庭裏的事他都要留心，我不會做的事，他都肯替我做的。有時我不懂或做錯了，他不但責備我，而且很肯平心靜氣的教我。他性情的溫柔，實在是少見的。我想這個姊姊也該知道的。他非常歡喜這兩個孩子，兩個孩子也天天要他抱的。晚上小孩子哭時，非得他撫抱不肯止哭。姊姊你說奇也不奇？這時他快要回來了。他吃飯時出去，他說一二點鐘便回來的。因爲他曉得我一人，在家裏很厭寂寞。若過了約定的時候，不回我心裏便欲生出許多無

謂的憂愁。有一天夜裏。他沒有回來。我竟憂慮恐懼得生了三天的熱病。姊姊你聽了。不要取笑我。鄉下人真是沒有識見。這時潔芳的芳心裏思潮湧起。意亂如麻。當時答不出話來。只道現在我要回去了。等一會我再來看他。說着竟自走了。

黃昏時有一個老媽子送一封信來。說是給章先生的。等一會靜生回家。小菱將方纔的事告訴他。他聽了不禁變色。將信看時。知道是潔芳寫來的。信內說道：「吾最親愛之靜生鑒之……君既有妻。又復有兒。一室之內。融融洩洩。君可以終老是鄉矣。君不棄我。而令強參其間。則爲不順。况情之世界最狹。焉能容第三者立足。若以吾故而棄彼母子。於不顧。則君爲無情。吾爲不義。吾愛君者也。而尤愛君之名譽。安忍以愛君故而敗君之令名。君之所愛。吾尤愛之。彼母子者。非君之所至愛乎。則吾亦至愛之。君而棄之。則彼母

子者何以生養哉彼猶吾也彼子猶吾子也君其愛之且益以愛吾之心愛之則吾心安而樂矣……書發卽挈僕婢行不敢勞君跋涉也他日有緣或當再見但未可知耳」……靜生看了信嘆道唉潔芳愛我們到極點了



二十年後

有一天我同楊臣清談論婚姻的問題我道女子遇人不淑一生的命運已經斷定要挽回過來實在不容易臣清道我以為男子娶婦不賢最爲不幸若男子性情柔弱而女子反暴躁急烈丈夫往往爲妻子厭倒終身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永沒有自振自立的機會我道男子受制於婦女並不祇爲了性情剛強柔弱的緣故女子往往靠着他的容貌丈夫的愛寵故意橫行

無忌。逞心使氣。男子起初爲愛他。有心讓他些。但到了後來。習久成慣。非他得着勝利。萬不肯罷休的了。所以我要說。這是男子自己弄壞的。不能專怪女子。臣清道你說得很不差。其實男子犯這個毛病。由於不知他妻子的品性。是香應該專以一片憐香惜玉的思想對待他。若妻子是個明理而多情的女子。一定要感激丈夫的恩意。益發想所以敬事他丈夫的方法。決不想以壓倒丈夫爲一件有榮譽的事。我道你這幾句話說得確切不移。又笑道。但照你說起來。那些不明理的女子。極應該用專制手段去對付了。臣清正色道。除了這個法子以外。還有何法可想呢……我想起一個人了。蕭子瑾。你可認識麼。我道他的外祖父原和我先祖父爲世交。我同他見過。二回。但不甚往來。近來有一年多不聽見他的消息了。臣清道他豈不是個好少年麼。性子很溫和的嗎。我道不但是個溫柔少年。而且是個極漂亮的美

少年。臣清道。他在去年結婚了。我問道。新娘品貌如何。性質如何。臣清搖頭道。外貌雖好。內中極壞。我道。新娘脾氣不好。夫婦間的感情如何。臣清道。蕭子瑾就是你方纔所說終身拜倒石榴裙底下的一個。我道。我看蕭子瑾原是個很有識見的少年。若是他的妻子是個尋常女子。他決不肯如此的待他。臣清道。你說他有識見。我恨不贊成他父母替他攀親。他這個不要那個。不要不是說那個太肥。便是說這個太瘦。他父母怒極了。叫他自己去看中了。選一個省得他們白費心思。他便說他要娶許家的玉娟小姐。玉娟的父親和他父親是同窗好友。子瑾以世姪的關係。有時到許家拜謁。因此得見玉娟。據人傳說。兩人會面談論。過了好幾次。兩人心裏便各存了一個念頭。子瑾原不敢將心事告訴父母。現在父母既然教他自選。他便老實說出來了。但他父親知道玉娟的性子非常之暴躁。毫無女子的溫柔。和服從。性說

他不配做蕭家的媳婦。所以對兒子說別人或者可以。唯有許玉娟卻萬萬不能答應他兒子道。要我娶妻除非玉娟不可。父親不肯。子瑾病了他母親非常焦急。因要兒子病好竟瞞着子瑾的父親私自替他配定了玉娟。後來他父親知道了也無可如何。只對他兒子說道。你後來別懊悔不及啊。子瑾答道。我曉得他的決不會反悔。定親後的三個月便結婚了。新婚後夫婦愛情十分濃厚。鱗鱗鰈鰈形影不離。我聽到這裏笑道。臣清這可叫你妬羨煞嗎。臣清道。你別插嘴。靜聽我的下文。可惜不到十天便鬧事了。子瑾性子溫緩。玉娟性子躁急。雖至小極微的事也不能耐過去。有一天因一件極小的事吵起來。玉娟竟在新房內拍檯拍凳的將子瑾叫罵。子瑾一聲也不回答。讓他去叫罵。子瑾的父母出來埋怨媳婦。媳婦也不怕益發罵得利害。兩位老人家只得浩聲歎氣的回去。此事一經宣揚不幾天內十里左右的鄰人。

都知道。了。都說。蕭家。倒。娶。着。這。個。媳。婦。蕭。子。瑾。不。幸。討。着。這。種。女。子。這。倒。還。是。件。小。事。結。婚。後。的。一。個。月。玉。娟。歸。甯。臨。走。時。他。要。穿。的。一。件。灰。鼠。披。風。忽。然。不。見。了。尋。了。好。久。毫。無。影。蹤。玉。娟。問。丫。頭。僕。婦。都。說。不。曉。得。因。將。他。們。大。罵。吃。糧。不。管。事。子。瑾。在。旁。無。意。中。順。口。說。道。我。記。得。那。件。披。風。是。你。穿。過。了。自。己。摺。疊。好。的。你。現。在。仔。細。想。想。究。竟。放。在。那。裏。不。料。玉。娟。聽。了。這。話。竟。大。跳。起。來。放。聲。哭。道。你。倒。來。埋。怨。我。嗎。你。不。說。你。的。奴。僕。不。管。事。反。責。備。我。的。不。小。心。難。道。我。這。個。人。不。如。你。們。家。裏。的。奴。僕。嗎。那。麼。爲。甚。娶。我。呢。子。瑾。急。道。我。何。嘗。埋。怨。你。不。過。叫。你。再。想。一。想。罷。了。你。別。哭。了。叫。人。家。心。裏。難。過。玉。娟。道。你。責。備。人。家。難。道。人。家。心。裏。不。難。過。的。麼。子。瑾。連。忙。賠。罪。認。差。連。連。向。他。作。揖。玉。娟。還。是。不。肯。罷。休。子。瑾。因。而。自。己。翻。箱。倒。篋。的。去。尋。仍。是。不。見。玉。娟。忽。然。搶。了。一。把。犀。利。無。比。的。杭。州。剪。刀。將。箱。篋。裏。自。己。的。幾。十。件。綢。緞。

衣服一陣子亂剪亂割子瑾竟微笑向妻子瞧着嘴裏不說什麼也不去攔阻他。你想世間有這種女子恰遇着這種男子豈非怪事我笑問道。臣清人家閨房裏的私事你怎樣探聽得如此清楚。臣清道。這個自然是他們家裏的人告訴我的了。近來又有一件事與此相類的。玉娟喝茶時不小心將一隻五代傳下來的古茶碗打碎了。被子瑾的父親略爲說了幾句。玉娟氣得倒在地上飯也不吃。子瑾百般的撫慰他說。這是件小東西打碎了有什麼要緊。別說打碎一隻就是打碎十隻也沒有什麼稀罕。別說打碎一隻古碗不要緊。便是打碎一隻至寶的古瓶。我也不在心上。因爲這些東西將來大半是我們的。我情願被你打得粉碎的。決不願你因爲一件小東西心裏懊惱不樂。你若不將這事丟開不肯吃飯。我便陪你饑餓着。玉娟道。你要我快活。願意我打碎什麼東西麼。子瑾道。正是無論什麼寶貴的東西。玉娟聽說。

忽然下床急往外跑。子瑾也跟着他出去。玉娟跑到大廳裏，一手將放在長几上的一隻康熙窯的五彩花瓶拿起來，向地上一擲，只聽得碎然一聲，一隻價值五千元以上的古瓶頓時碎作幾千百塊了。子瑾微笑問道：「如此你快活了麼？」玉娟也報以微笑道：「我心裏的怨氣和這隻瓶一同消滅了。唉！你瞧子瑾這樣的取媚，妻子實在是世間少有的了。有一次我遇着了，他笑問他何故如此的懼內？子瑾只是笑不答。我道：『玉娟，幸虧嫁着子瑾，否則不但難做媳婦，也不能做人。』」子瑾呢？臣清道：「子瑾合家上下都怕他的，連得公公婆婆也要望而生畏，讓他三分。你說玉娟的雌威如何？我道：『利害極了。不知蕭子瑾能否一輩子的雌伏到底？』」臣清歎道：「這個恐怕難罷。此後我們又開談了些別的事，楊臣清纔告別走了。」

以上一回，事發生在光緒二十七年的八月裏，到九月裏，楊臣清往雲南經

商去了。兩個月後，我也束裝到南洋羣島去。在那裏開設了一月中國雜貨店。生意很爲發達，利息也很厚。我因將妻子兒女接到南洋去同住。在那裏不知不覺的過了二十年的光陰。纔帶着全家人口於民國十年的正月內回到祖國。我出去時泊在黃浦江裏的船上，都豎着黃色的龍旗。現在卻盡是五色國旗，招展於空中了。追憶前情人世滄桑，不勝感慨。忽然想到了蕭子瑾，不知他那位夫人的近狀如何？子瑾是否還象以前的拜倒石榴裙下？雌伏不振，可惜！楊臣清已客死在雲南，否則他去一探，便知詳細了。轉想我既然和他會見過兩次，總算是個朋友。了一別二十年，現在去拜訪他，也不好算是唐突。我的好奇心一起，便決計去會蕭子瑾了。

蕭子瑾的寓所原是自己的住宅，所以我是知道的。但走到那裏時，從前低矮的平房已翻造做洋式的樓房。訊問鄰人，知道他們仍住在那裏，便按着

鄰人的指示尋過去果然尋到三幢三下的一個石庫門上有紅漆黑字的鐵皮大書着蕭第兩字我隨手將門一推那門竟沒有門着因即走進去呼道你們蕭先生可在家裏嗎樓上有一個老僕婦推窗問道你欲找誰我道子瑾先生那老僕婦聽了竟呆了一呆似乎不明白我的話回過頭去向窗裏望了一望纔回答道先生客堂裏請坐我便走到客堂裏去坐了不一會一個小丫頭端茶上來樓上的老僕婦也下來了他走到我面前方欲開口只見客堂後走出一個女子來那女子全身上下都穿着淺色的素服頭上也。不帶一點金器臉上沒有一點粉卻細膩豐滿白得如雪頭上的烏雲光黑如漆長身玉立宛如一個畫圖上的觀音大士惟眉梢眼角略有慘容我心裏想道這人是誰又爲了誰帶如此的重縞正想時那女子走到我面前問道先生你可是要找我們的子瑾麼他說話的聲音非常慈和悅耳我答

道。正。是。要。拜。訪。子。瑾。先。生。我。和。他。多。年。不。見。了。那。女。子。道。先。生。請。坐。他。快。要。來。了。他。每。天。四。五。點。鐘。便。回。家。的。現。在。五。點。鐘。過。了。還。不。回。來。想。是。遇。着。什。麼。朋。友。或。者。另。有。意。外。的。事。情。了。但。請。先。生。虧。坐。些。我。們。子。瑾。決。不。騙。人。的。也。從。沒。有。騙。過。我。我。聽。了。他。這。話。知。道。他。就。是。子。瑾。的。妻。子。玉。娟。女。士。現。在。帶。的。重。綳。一。定。是。子。瑾。的。母。親。或。父。親。死。了。但。據。楊。臣。清。告。訴。我。的。話。玉。娟。原。是。很。乖。戾。躁。烈。的。此。時。觀。察。他。的。舉。止。言。話。完。全。是。個。端。莊。溫。柔。的。女。子。豈。非。奇。怪。難。道。受。了。子。瑾。的。感。化。嗎。或。者。他。自。己。改。過。自。新。了。嗎。但。這。個。何。等。繁。難。呢。我。一。面。想。一。面。回。答。道。正。是。子。瑾。先。生。的。道。德。學。問。鄙。人。向。來。是。欽。仰。佩。服。的。他。對。待。朋。友。也。非。常。忠。誠。和。善。和。他。結。交。認。識。的。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玉。娟。聽。我。稱。讚。他。的。丈。夫。臉。上。如。現。得。意。之。容。但。總。笑。不。出。來。我。想。這。是。因。爲。有。客。人。在。前。故。持。端。莊。罷。了。他。也。將。子。瑾。平。日。待。他。的。好。處。一。

五。一。十。的。細。說。給。我。聽。我。唯。唯。的。稱。是。惟。有。那。站。在。旁。邊。的。老。僕。婦。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心。裏。非。常。的。焦。急。我。見。了。心。裏。也。有。些。奇。怪。起。來。玉。娟。偶。然。回。顧。看。見。那。僕。婦。站。着。不。走。便。吩。咐。道。你。別。站。在。這。裏。快。去。預。備。夜。飯。並。添。幾。碗。好。的。菜。大。少。爺。快。要。回。來。同。這。先。生。吃。飯。了。那。個。老。僕。婦。聽。了。點。了。點。頭。低。聲。答。道。我。曉。得。了。但。仍。站。着。不。動。玉。娟。卻。還。是。說。他。的。話。我。怕。他。如。此。說。下。去。沒。有。一。個。結。束。因。隨。口。問。道。夫。人。穿。的。縞。可。不。是。子。瑾。先。生。的。……我。說。到。這。裏。不。能。說。下。去。了。專。待。玉。娟。的。接。上。去。不。料。玉。娟。聽。了。竟。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舉。目。向。自。己。的。身。上。上。下。打。量。若。是。那。天。我。早。曉。得。了。此。事。的。底。細。我。決。不。會。再。問。的。了。可。惜。那。時。我。還。沒。有。明。白。所。以。重。問。道。不。知。子。瑾。先。生。的。堂。上。那。一。位。大。人。過。世。了。我。說。到。過。世。兩。字。時。只。見。那。老。僕。婦。拚。命。的。搖。手。意。思。叫。我。不。要。說。出。來。但。想。這。個。有。什。麼。忌。諱。呢。因。徑。自。說。了。誰。

料玉娟竟頓時變色。兩目呆定，嘴裏也說不出什麼話來。那老僕婦已急得喊道：「不好了！你們快來大奶奶要……這句話還沒完。」玉娟已呀然的一聲昏倒在椅子裏了。一時男女傭僕都齊集在客堂裏，竭力將他救醒，纔由幾個女僕扶他上樓。

那時我心裏很奇怪。玉娟死了，公婆爲甚如此的傷心？又想子瑾沒有會着，卻闖下了一場禍，真是不幸。方欲立起來走時，那老僕婦走過來請我，再坐一會。我道：「我欲去了，不能再等煩你老人家告訴你們大少爺，我改日來候他。」那老僕婦忽流淚道：「你還要提起大少爺嗎？我驚道：你們大少爺怎樣……老僕婦低聲哭道：「我跳起來道：「怎麼死了老僕婦道：「死了二十年了。那時我受着的驚恐，好似天空中的霹靂一聲，震得我的心胆幾乎碎裂。我漸漸鎮定了心神，纔問道：「但大奶奶怎會說他每天四五點鐘回家呢？」

僕婦道：「這個你先生自然明白了。待我來告訴你。大少爺同大奶奶做了。一年零一個月的夫妻。大少爺便得了傷寒症，死了。大少爺死時，祇有二十歲。大奶奶還祇十九歲。所以他臨死時，吩咐大奶奶不必守節，並說我害了你。實在抱恨無窮。大奶奶哭道：「你別說這話，令人心痛如刀割。不要說從一而終是女子的名分，就是我叫我再嫁給誰呢？我的脾氣，我的性子，我自己知道。是天下少有的，但你卻能知道我的性子，明白我的脾氣，愛護我。到極點，我心裏正不知要怎樣報答你。你現在要棄我而去，叫我怎樣過去呢？天下的男子，那一個能像你的曉得我呢？別說踏破鐵鞋，無處尋到你。這個人就是你堂上的兩位大人也。怎能憐惜我呢？我便活着，還有何生趣呢？大少爺聽了，只是流淚，嗚咽，說不出話來。老太爺同老太太聽了，非常傷心。大少爺要求他死後，無論大奶奶守不守總，格外庇護，憐惜他。老爺太

太自然。一口答應的。大少爺死後。大奶奶幾次三翻的尋死。嘴裏一天到晚的。呼叫大少爺的名字。後來竟發癡了。醫治了一年多。纔痊愈。他便吃素念佛。終年不出房門一步。但若有人提起大少爺的名字。舊病便要復發。說着死字。便要昏去。這念年中。已經發過了六七回。先生不知底細。開口便問子瑾先生。我曉得事情不妙。趕快下來。不料大奶奶已跟着下樓。別人阻止不及了。

我聽了。老僕婦的一席話。心中不知生出多少感想。覺得女子守節不守節。不關乎什麼禮教。不禮教如玉娟的守節二十年。完全出乎愛情之自然。他除了蕭子瑾以外。決不能尋得第二個知己。士爲知己者死。何況守節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至老而病死呢。



一個月內的六封信

我於無意中翻閱上月份的日記竟得到了六封很有趣的信是六個朋友寫給我告訴我他們怎樣經了戀愛的階級而結婚的在當時原沒十分稀罕現在却有些研究的價值了今日按着接到的次序抄錄在下面

二日甲友的正式通告書（印就的）

舍我（這二字是填寫的）先生我們經過了長時期的戀愛試驗覺得我們倆的性情上脾氣上習慣上宗旨上信仰上……以及其他種種毫無不同之處至少可以說毫無衝突之點或衝突之性質在內所以我們倆秉着良心按着男女性固有的權利於民國十一年十月一日起實行

共同生活先生是我們的好友（其實作者祇認識甲友女性的朋友並未見過）聽見了這個消息一定是非常歡喜快慰的所以特此告訴你一聲民國十一年十月一日陳秀生俞雅泗同啓上海愛多亞路第……號。

八日乙友來的私信

舍我兄好久不見了甚念……上個月我寫信給汝我不是說我和某某女士發生戀愛關係麼我也不是說我願爲着伊犧牲一切麼伊更願爲我而死麼我並說我們倆決不爲着前途險惡的緣故而中止或變改我們的戀愛但是伊的家庭是非常頑固的非常專制的伊的父母決不容許伊的自由主張伊和父母極端的反對當著衆人面前斥責伊父母的。不合理他們怒極了暗議謀死伊——就是他們親生的女兒伊聽得了這

個風聲立刻帶些錢逃到上海寄居在一個朋友家裏我做了一個嫌疑犯不能立刻隨伊到上海來伊的父母見吾並不逃走不能指控我誘引之罪也無可奈何歇了四天我才悄悄地潛到上海來到了上海又不知伊的所在四處尋訪杳無蹤跡我因在申新兩報的封面上登了一個誣謎式的廣告告訴伊我已到上海了登廣告的明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我那渴念欲死的好似我自己靈魂的愛者翩翩然好似天上安琪兒的飛到我的寓所裏來了「功名富貴」不是我的目的我一生所有的希望就是「伊」一人現在伊是我的人了。我人生的幸福安樂樂趣都完全滿足了。想老友聽了一定也是非常歡喜的……我們實行共同生活雖不必經過什麼結婚的儀式卻不可不通告我們倆的摯友……登報或印發通告箋是伊所反對的因為有危險在內……

民國十一年十月八日早賴鼎元上海大旅社上海

十一日丙友的信字跡寫得非常潦草

舍我同學兄我現在告訴你一件奇事可使你目瞪口呆不相信有這種事但你若明白「戀愛」兩個字的真義的你若知道戀愛的能力是非常奧祕不可測的非常細妙不可以常理論斷的那麼你必相信我的話和我告訴你的事了你不是知道我是個著名跳舞家麼昨天是禮拜六我在一品香那裏跳舞得結識了一個女同志伊的技藝造就雖深終不及我的功夫深所以伊誠心悅服地欽佩我讚美我我不但讚嘆伊的技藝更愛伊似花般的美容似小鳥依人般的美態我抱着伊的纖腰跳舞時只覺得伊吹氣如蘭沁人心肺令我清明的神經頓時吸了麻醉劑似的昏昏昏昏不知跳些什麼伊初還以如水的美目媚我繼而察出我

的。脚。步。亂。了。怕。鬧。出。笑。話。來。立。刻。引。我。到。休。息。室。裏。我。才。如。醉。初。醒。表。示。十分。感。激。的。意。思。伊。只。是。微。微。地。笑。我。問。道。「你。可。厭。倦。嗎。」伊。柔。聲。作。態。道。「若。同。你。跳。舞。一。世。也。不。厭。呢。」我。道。「但。我。們。須。先。能。做。了。一。世。的。朋。友。然。後。可。以……呀。」伊。聽。了。並。無。怒。容。還。是。作。微。而。美。的。笑。我。忽。地。發。狂。似。向。伊。求。婚。不。料。伊。竟。應。允。了……我。們。的。共。同。生。活。便。是。戀。愛。的。生。活。自。今。天。開。始。了。你。可。相。信。這。種。戀。愛。史。中。的。奇。蹟。嗎……你的。老。同。學。夏。保。頤。上。海。靜。安。寺。路。夏。宅。

十九日丁友的信字跡端正秀麗在近來少年中所不易看見的
舍我老友近來披閱報章雜誌知道你著作日多思想日見新穎這是著作界裏一件可喜的事……今我有一件奇事我想很可以作你一篇小說的資料所以特地來函告訴你這事是我親身經歷的我的爲人又是

你素所認爲誠實的。我以下的話你一定相信。是「由衷之言」罷。昨天晚上我從全城音樂大會散會後走出大門時門口立着一位身穿蟬翼紗的西裝女郎正呆呆向大門裏望着見了我忽地微微一笑我心裏大驚因爲我從來沒有和伊見過一面或者伊看錯了人嗎我的面貌和伊的一個男朋友相同嗎否則我是一陌路蕭郎」伊何能報我以倩笑呢我急俯首故意瞧瞧我手中提着的梵啞鈴箱一面裝着不見伊的樣子往前走去忽聽得有嬌而柔美的聲音呼我的姓道「方先生你今晚奏的梵啞鈴真令人欽佩到極點了……」這一定是那西裝女郎的話但不好不去理伊而一時又沒甚相當的回答只得抬着頭平視着伊咬唔道「啊……女士……沒甚出色處……慚愧得很」女郎仍笑道「方先生何必如此謙虛像今天的音樂大會我到過好幾次了所聽的

梵啞鈴獨奏。從沒有像你的微妙。說着竟隨着我一同走。我不覺奇怪。起來看伊的衣服。言語舉止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像是暗倡……或者伊是個FF麼……我的思念還沒完時伊又以瑣屑的事問我。都是關於音樂的……我們不覺步行了三刻鐘。後來我曉得伊是個「音樂迷」。到是我一生的知己。但我並不發生什麼異感。以為得一女知己。不過是一件快意事罷了。誰料有今天的奇事呢。老友你可知道什麼。叫做奇事呢。我們倆。今天午後結婚了。因為我們的靈魂已互相承認戀愛了……你看。這事不是你的好資料麼……你的老朋友方福來八月十九日上海。

廿五日戊友的信

舍我先生。我同你還是初交。本不該將此事告訴你。和你討論。取你的煩。

厭。但。我。看。你。的。小。說。很。有。許。多。是。關。於。討。論。婚。姻。問。題。的。可。見。得。你。對。於。這。個。問。題。是。非。常。有。興。味。而。注。意。的。所。以。我。一。不。揣。冒。昧。特。奉。函。告。我。自。身。的。一。件。事。請。你。看。過。了。以。後。最。好。給。我。一。個。答。復。

前。天。下。午。的。五。六。點。鐘。時。我。從。曹。家。渡。一。個。朋。友。家。裏。出。來。那。時。血。紅。的。太。陽。光。已。漸。漸。地。散。亂。蒼。茫。而。悽。涼。的。暮。色。緩。緩。籠。罩。大。地。我。歸。心。頓。急。只。顧。匆。匆。地。向。前。走。去。想。找。部。人。力。車。坐。着。回。去。忽。前。面。來。了。一。輛。汽。車。車。中。有。嬌。細。的。聲。音。呼。我。的。名。字。我。注。目。一。看。車。中。人。是。我。一。個。朋。友。的。妻。子。一。他。們。纔。新。婚。了。幾。天。我。很。奇。怪。伊。爲。甚。不。去。旅。行。蜜。月。卻。一。人。到。這。荒。郊。來。但。我。沒。有。權。利。問。伊。也。不。當。問。伊。伊。請。我。上。去。同。乘。汽。車。到。上。海。去。我。怎。可。答。應。呢。但。伊。便。責。我。的。不。開。通。說。我。還。是。十。七。世。紀。的。人。物。我。無。分。辯。的。餘。地。只。好。勉。強。上。去。那。時。天。漸。黑。了。模。糊。糊。糊。中。瞧。出。伊。容。

色憔悴毫無新婦應具的欣悅而美麗的神情我更暗暗稱奇一面又覺
侷促不安但伊作歡笑的聲音很從容地告訴我伊的境地很悲慘心靈
很痛苦因爲伊的丈夫有外婦結婚後二天便被伊查出來了伊責問他
時他只承認愛伊一人但伊說已受了騙不肯不再愛他了我心裏頓起
了同情之心非常可憐伊的遭遇因而痛恨我那朋友爲甚要對伊不貞
——因爲貞操是男女相對負責的——又恨他爲甚要棄掉這樣美而濃於
愛情的妻子……我說了許多同情的話伊感激無地呀的哭出來了一
面說我的是個「多情者」並別的許多讚美獎譽的話我記不清楚了
那天晚上我們在汽車裏談了二小時纔送伊回家（但沒有到門口）
昨天午後又游了半天的公園晚上同在上海大戲院看電影……伊竟
對我發生戀愛了很勇敢的如此告訴我回去了時便對伊的丈夫（我

的朋友)直說不愛他了。他們便同意離婚。

先生我應該不應該使這位女士棄了伊的丈夫來做我的妻子呢。若是伊已和丈夫離異了。我設法求伊爲妻是毫無不對的。這個我也知道。你不必答復我欲問我和朋友未棄的妻子結婚可有什麼罪惡。沒有章旭初上海徐家匯十月廿五日。

二十一日己友的簡單字條

舍兄你可曉得我近來做了一件奇事麼。哈哈怕你總猜不到的了。今天我同伊來訪。你不在家裏。很爲悵悵。後天星期日請你到我們家裏來吃便飯。好麼。到了那時我們都要伸長着頸子盼望你的偉影。請老兄千萬別藉故不來呀。老友壬子慶同你未曾見面的俞郁芬同上月三十日發自上海南市(附這封信後我的按語)——這個我沒有見過的。

伊。——一定是他最近戀愛的結晶了。不知這個「伊」究竟是怎樣一個俊逸漂亮的人物……)

諸君看了上面的六封信一定是很不滿意說舍我這篇小說完全是敷衍了事。毫沒用意和結構。但我請你們慢一些批評我。還有一件事告訴你——我接到了上面的六封信以後很想見見他們的「新人」寫信去約他們相見。誰料甲友來信說他們結婚了。四天俞雅泗女士便要求離婚了。乙友來信說過了二天的共同生活便分開了。丙友說他們三四天便離異的。丁友戊友祇說他們祇做了四五天的戀愛。夫妻以後就不相愛了。因此離開己友的新愛的「伊」呢。我不及去吃他們共同請客的便飯。唉。這六對夫婦爲什麼結合得如此容易呢。因爲他們自己承認有了戀愛分開呢。因爲不再相愛了。不過有些特別的就是甲友的「伊」。俞雅泗女

士。也。是。乙。友。的。「伊」。乙。友。的。「伊」。就。是。丙。友。的。「伊」。丙。友。的。「伊」。以。至。丁。友。戊。友。的。「伊」。和。己。友。的。俞。郁。芬。都。是。俞。雅。泗。女。士。一。人。俞。女。士。在。一。個。月。內。結。婚。了。六。次。隨。着。離。婚。了。六。次。這。件。事。伊。自。己。到。後。來。也。宣。言。說。「這。並。不。是。件。奇。事。也。並。不。是。件。可。羞。或。不。道。德。的。事。因。為。女。子。是。對。於。「女。子。的。性。的。貞。操」。負。責。任。的。並。不。對。戀。愛。者。負。責。任。……女。子。心。裏。覺。得。不。愛。一。個。男。子。時。便。當。離。婚。否。則。便。是。詐。偽。的。不。道。德。……」這。是。俞。女。士。的。離。婚。原。理。



字紙籠裏的回聲

新聞記者的編輯室裏一隻寫字桌上推滿了未啓封的信和許多投稿的

文字從承塵懸下的一盞五十枝燭光的電燈。電光炫耀着那些投稿文字旁邊晃亮的一把西式剪刀。這剪刀雖似無意識的橫臥着。卻很像是裁判那些投稿文字的命運者。

編輯室門開了。新聞記者忽忽進來。到寫字桌旁坐下。隨手按了叫人鈴。便將烟斗中的餘燼敲去了。裝入新烟葉。茶役端着一碗茶進來。又爲記者燃火柴。燒他烟斗中的烟葉。記者吸了二三口。吹着烟緩緩問道。「今天來信多少。」茶役答道。「不多。一百七八十封。」說完便出去了。記者向案上一瞧。皺了皺眉。隨手拿張稿子一瞧。乃是附在投稿裏的一張字條。開頭幾句是「……先生賜鑒。久仰。文界泰斗……」他忙拋在左首一隻信籃裏。拿起那篇稿子來。沒有看完二句。也丟開了。復拿起一瞧投稿來。一瞧就丟在字籠裏。又拿起一篇稿子。也和着一張字條。一瞧筆跡。便棄之。字籠新聞記

者覺得那字條上也有二句道：「先生文學大家也。欽仰久矣……」因自語道：「這人真好耐煩。天天來一封。」他棄着已拆開的信不閱。拿着明亮的剪刀。開拆那許多未啓封的投稿信。他隨拆隨看。隨看隨棄。他寫字桌旁的字紙籠內。頓時積了一尺多厚。

今天來的信。和昨天未曾看完的投稿。新聞記者究竟不知道有多少。但他靈敏的腦筋裏。淡淡覺得稱頌譽揚。他是大文豪。大小說家的信。真多極了。差不多每一篇投稿。內總附着一封致新聞記者的信。他雖不自信。是大文豪。大小說家。然總不免因他人之訟美。而自誇自喜。這是人們最普遍的利己心。我們不能獨責新聞記者。

那些來稿中。似乎有些可以採用的。便另放在一起。共有十幾篇。這好像是議員選舉中的初選當選人。所以新聞記者必須再細心閱讀一遍。他將這

十幾篇文字看過後。大半還是落選。棄在那字紙籠裏了。最後當選者只有三篇。

新聞記者復出烟葉。裝在烟斗內。燃火狂吸了幾口。吐出烟氣時。似乎微微地嘆道。「看了一小時。看得頭也痛了。唉。」目光注在那三篇稿子上。心裏詫異道。「爲什麼還是這三個老投稿家的稿子可用。此次徵求短篇小說。七天內已收到一千三百多篇。選中的十篇。其中的八篇。仍是上次當選的幾個作者。我原想扶助後進。多用那未有聲名而勇於研究小說。常常投稿的少年。可惜他們的藝術未精。觀察未深。寄來的作品終不及那些老手。如有佳作。爲甚不用呢。然而這輩投稿者。與那些不知此中情形的。可不是要說我。或罵我。存着偏見嗎。我只能對他們求恕了……」他想不到什麼了。將那三篇稿子好好放在右面的第一隻抽屜裏。復從當中的大抽屜裏。拿

出已選好的幾篇稿子來。短的全篇發下。長的分爲二段。分二天登完。遂又按叫人電鈴。排字房裏的首領進來。新聞記者將配好的材料交給他。並告訴他。若材料太多。可將某段留下。那首領去後。新聞記者戴了呢帽。振振衣出去了。

明天此時他來時。寫字桌上堆着的應徵短篇小說的投稿信。約有二百三四十封。他沒有功夫看完。請同館的新聞記者代看。他們共費了三四小時的光陰。但沒有一篇。可以使他們滿意。而可以刊布的小說。結果這些稿子都放在桌子左面的字紙籠裏。

又明天新聞記者走到編輯室裏時。茶役告訴他。今天接到徵求短篇小說的稿的信。三百四五十封。尋常投稿信不計在內。他只是搖頭皺眉。瞧着桌上堆積如小邱的信。又看看壁上的日曆。忽現着有希望的容色。緩緩說道：「

幸虧。今。天。是。投。稿。的。最。後。一。天。了。我。只。好。費。些。精。力。帶。回。家。去。批。閱。了。一。茶。役。聽。了。微。笑。出。去。

新聞記者以此次徵求短篇小說。共收到一千八百餘篇。當選者祇有十二篇。約一百五十篇中。選得一篇。他想。那一千七百九十餘的投稿者。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和腦力。一旦名落孫山。因失望而受的痛苦。自然重大。但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呢。只有請他們的原諒。望他們的努力了。

那十二篇短篇小說發表完畢後。他在報末登刊一段啓事。感謝投稿者的踴躍投稿。並表示不能儘數刊載的歉意。

在這啓事刊布後的第二天。新聞記者收到二百餘封向他索還短篇小說原稿的信。第四天一百五六十封。第五天一百二十三十封。第六天八九十封。……一共他收到七百餘封。有的信內附着郵票。所以信內詞氣也。比不附

郵票的強硬些。似乎有非索到不休之概。新聞記者連看幾天單調無味的。幾百封信頭昏腦脹眼花潦亂。只說不出此中的苦味。

他已向他們謝罪了。復又不勝復原稿。又無從尋覓他自己。安慰自己。他已向他們謝罪了。

然而誰願原諒他呢。一封一封責備他的信來了。有的責他疏忽。有的直斥他傲慢。說他目中無人。去取稿子。全以偏見和個人的感情爲斷。他有口難辨。也辨不勝辨。所以他終於不辨。

一天一天的過去。一月一月的過去。一年一年的過去。新聞記者在他的編輯室內。每天遇到這種事。每月遇到這種事情。也年年遇到這種事情。起初是很有些麻煩的。到後來也慣了。

然而物極必反。蘊極必宣。有些報紙的附張。刷新體例。專以記載謾罵文字。

而盡罵人的能事爲宗旨。今天罵此人。明天罵那人。或者天天罵此人。罵得無可罵了。（或者本來沒有什麼可罵）再天天罵那人。他們的罵。純粹是罵。不是批評。這是他們自己承認的。所以他們的本領是罵人的。本領他們的頭銜是謾罵學士。謾罵碩士。謾罵博士。

許多被罵者之中。那新聞記者是一個。他不知他爲什麼要被罵。因爲他自問從沒有得罪他人之處。他也不知爲什麼有許多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天天罵他。好似和他有幾世的怨仇。非報不可。起初他並不在意。後來他看得多了。也漸漸引起他的思考。

一天。編輯事務完畢了。他很疲乏的斜倚在椅子裏。嘴裏啣着烟斗。慢慢地吸着。目光射在空間。無有所屬。有時仰望那明耀的電燈。電光炫眼。不耐久視。眼皮向下垂去。目光又射到廣漆的地板上。他的腦筋很欲借着片時的

休息。停止他的功作。忽地目光觸着寫字桌旁的字紙籠。不覺神經微微震動。頓時聯想到那些罵人者。又聯想到罵人者提筆作「罵文」時搖頭擺尾得意之狀。他想他們的喉帶一定是很寬的。嘴唇一定是很薄的。所以會罵人。聲音又糝糲。能咄咄逼人。他正作這樣幻想時。那字紙籠裏半籠的廢紙。忽然漸漸高起來。他以爲眼花了。但那些廢紙仍然高聳起來。逐漸高出籠子以外。他不勝驚奇。但仍注意着。目不轉瞬。那些廢紙一張一張的飛到地上。滿鋪了一地。又一張一張的長大起來。變作小孩子常玩的汽球模樣。又由渾圓逐漸拔長。形如豎立着的東瓜。新聞記者更爲駭異。但仍耐心瞧看那東瓜似的東西。又漸漸生出兩隻腳來。又漸漸生出兩臂來。又漸漸生出一頭來。那頭上只有一個面孔。面孔上只生一隻血盆大口。其餘耳目鼻等都沒有。新聞記者的驚奇心也變作了畏懼。但也不致失聲而呼。他努力

自己鎮定心神靜看那些怪物的變化。

那些怪物個個嚙着大口齊聲喝罵道：「你這文丐害得我們好苦呀。」

新聞記者想我並沒害他們他們罵我什麼意思呀！你存着私心和成見不肯錄用我們不把我們放在眼裏將我們棄之如敝屣你以為我們是到底無用的麼你真是盲目的頑物我們竭力的奮鬥到底開闢了新土地建立我們的新國要和你拚一個你死我生或我亡你存……」他們又如此的罵了。新聞記者並不動怒只是點頭微笑很鎮定的說道：「我很希望我們的文學世界裏出現一個新國不過我不信像你這班四不像的東西能建立一般人所希望的新國。」那些東西聽了只是咆哮亂叫聽不出他們說着什麼方言大略可以辨別得出的只有幾句：「你爲什麼不敢開口爲什麼不敢還罵。」新聞記者還是對他們頷首微笑似乎笑他們的狂妄亂

罵。毫。沒。與。他。們。講。理。之。地。也。不。心。與。他。們。辨。論。

最。後。那。些。東。西。都。跳。着。嚷。道。『。他。不。敢。開。口。不。敢。還。罵。就。是。認。輸。的。表。示。我。們。何。不。乘。此。顯。些。本。領。給。他。瞧。瞧。』。正。嚷。鬧。間。窗。外。飛。進。來。一。張。空。報。白。紙。向。那。些。東。西。的。頭。上。一。捲。把。他。們。都。捲。在。裏。面。幾。十。個。怪。物。頓。時。無。形。無。蹤。的。不。見。了。但。見。那。張。報。紙。飛。到。他。的。寫。字。桌。上。來。了。他。正。疑。惑。間。那。張。報。紙。已。很。平。服。的。展。開。在。他。面。前。方。纔。是。空。白。的。此。時。已。印。滿。了。許。多。鉛。字。新。聞。記。者。不。禁。俯。首。看。那。報。紙。上。排。印。着。些。何。種。鉛。字。他。定。睛。看。時。只。見。『。文。丐。……。小。說。匠。……。』。滿。紙。都。是。罵。人。的。穢。語。

新。聞。記。者。看。了。不。覺。大。笑。笑。時。醒。了。原。來。那。天。他。在。編。輯。室。裏。朦。朧。小。睡。了。一。小。時。



險極了

(英國科南道爾新著)

航空隊隊長施頓甘應該很快活。他從事於此次世界大戰一點沒有受過創傷。卻得了一個偉大英雄的令名。他的年紀纔過三十。無限的前程正在他的面前。除此之外。還有很美麗的瑪珂麥玲和他挽着臂兒同走。而且他已得了伊的允許。伊是終身是他的人。一個少年人有此以外。還要什麼呢。然而這位航空隊長的心上。還壓着一塊很重的石頭。他自己不能解釋。這是什麼緣故。因窮思極想的推求理由。那麼蔚藍的天在他的頭上。深深的。海在他的前面。公園中一隊一隊的游人閒步尋樂。還有那可愛的臉兒。很疑惑似的向他瞧着。他處此樂境。爲什麼不能快活呢。他雖竭力的裝作。

安閒無事卻不能逃過一個感覺敏捷的婦人伊很焦慮的問道東美那是什麼我看出有什麼事阻礙你請你告訴我或者我能有些幫助他道這阻礙足以敗我們郊游之興罪孽真不淺想着了令人恨不得舉足自踢但是我的愛你別憂慮我曉得這阻礙不久要移去的我想我是個神經過敏的人但沒個時期早應過去了航空生活不是絕我的望便是担保我的一生伊道那麼事情還沒一定嗎隊長道正是沒有一定這樣最壞了要是有了規定便容易辦了我的心坎中和腦筋裏都有極重的壓力親愛的女郎請你原諒我我如此使你疑惑真鹵莽得很伊答道但是我歡喜與聞你的煩難隊長道呀這是過去了——消滅了我們談講別的罷伊用眼向他一睨道東美不不你的眉毛一似你的感覺親愛的告訴我你是否往往覺得如此的你的容色很難看親愛的你坐在這陰影裏告訴我說着他們一同坐下

1 坐在那六百呎的空格高塔旁蔭地裏他說道我有一種怪奇的能力但不知以前我有沒有告訴過別人當大難將臨時我便有這種預兆現處承平的環境裏卻有同樣的表示自然是不合理的這不過足以見事物之奇罷了但預兆不驗今天還是第一次我也不知究竟怎樣伊問道你以前何時有過的他道我做小孩子時有一天早上忽得如此的預兆那天午後我幾乎溺死又一會強盜到孟頓廬搶劫一顆飛彈穿過我的大衣大戰時曾有兩次我還未到我的飛艇裏去忽得了這種奇感後來果然遇敵不勝用奇法避免現在那飛艇突然的升起來了好像空中的雲霧了他爲甚升飛起來了你對我瞧你可不是看見這樣嗎伊真個看出來了他已於一分鐘內忽由一個憂慮的臉色變做了一個哈哈而笑的童子伊自己也和着他同笑他心裏的一陣高興和堅忍頓將他奇異的預兆驅逐了去心靈中又

充滿了少年時的愉快精神他呼道感謝你的厚意我想這是你的美目使我恢復我的精神我不能拒絕你那脈脈欲語的目光這個夢魔何等的笨拙從此以後我不再相信預兆之說了我的女郎時候還多我們玩一會再吃點心不遲吃點心以後公園裏游人太多不能作什麼了我們到陳列室裏去好嗎還是坐一會轆轤盤或者游戲飛船或者別的伊仰首而望問道到那塔上去一玩如何我想那塔頂上清潔的空氣和四周美麗的風景一定可以驅除你胸中賸餘的煩惱隊長道此時已過十二點鐘了但我想若我們登塔一小時內可以畢事惟那塔機似乎並不行動了因問道管理員那塔機怎樣那人聽了搖搖頭手指着站在塔門口的一羣人那些人都在那裏盼望坐了昇降機到塔頂上去管理員道先生他們都已等了一會了但昇降機不動正有人在那裏察看修好我望不一會便修好我想不會很

久的他們倆沒有走到那一羣人時昇降機銅板的一面已移動了些這表示有些希望了這羣人走進塔門站在月臺上他們人數不多因爲這公園不到午後游人是不多的他們都是性子和善的北方人的代表每逢着例假的日子到諾瀋來游玩這時他們的臉都向上仰着很注意的瞧着一人那人正從鋼架上爬下來敏捷迅速無異平常人的走扶梯施頓甘隊長問道他是誰管理員答道那是計彭恩最善走臺架的工人他就住在上面塔上的一釘一鈕都是他當心的彭恩真是個怪物有一人作滑稽語道但是別同他辯論宗教又一人笑道那麼你是曉得他的了那人答道不必同他辯論宗教隊長問道爲什麼呢那人道他極認真宗教的說法他是他同類中的佼佼者那笑問的人道這個也不難我聽見那教會有六個人他是這六人中的一人他們形容天堂和他們街上的教會一樣管理員匆匆耳

語道他手裏正拿着鐵鏈你們別告訴他這個這時那人已很快的爬下來離地已只三十呎他便站在橫檔上下視升降機中的乘客當他站在那裏時他身穿着一套革皮的工人制服腰間皮帶上挂着鉗子鑿子等器具鐺瑯作響他的姿勢足以快活一個美術家的兩目他很頹長而瘦四肢長勁形似很有膂力他的臉很奇怪既有尊貴之形又有惡戾之意目髮都黑鼻子灣得如鈎濃髯滿腮好如叢草一手握着檔木一手執着一柄鐵鏈他說道塔機可以預備上昇了要是可以我欲和你們一同上去他從站着的地方跳下來也走到升降機裏女郎瑪琍開口道我想你是常常看管這塔機的他答道女士那就是我被僱在這裏的緣故從早上到夜裏從夜裏到早上我總是在上面的有的時候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人乃是空中的一隻飛禽我站在橫樑上時那些飛鳥總在我左右飛翔向我啁啾的鳴叫直至我

向。着。那。些。可。憐。無。靈。魂。的。動。物。也。喊。叫。了。纔。止。隊。長。道。這。是。件。重。大。的。職。務。
彭。恩。道。呀。先。生。沒。有。一。隻。螺。旋。帽。一。隻。螺。螭。釘。不。在。我。管。理。之。下。這。裏。是。我。
的。鐵。鏈。要。去。槌。準。他。這。裏。是。我。的。平。起。子。要。去。轉。緊。他。正。像。管。理。地。上。的。主。
宰。我。管。理。此。塔。操。生。死。之。權。上。下。此。塔。的。生。命。都。在。我。手。掌。裏。

水。力。機。推。動。後。昇。降。機。緩。緩。地。上。昇。了。四。面。的。風。景。也。逐。漸。收。入。乘。客。的。眼。
底。他。們。放。目。觀。覽。頓。覺。心。曠。神。怡。感。生。無。限。愉。快。昇。降。機。上。昇。到。離。地。五。百。
呎。時。忽。然。停。着。不。動。了。衆。人。幾。乎。沒。有。覺。得。工。人。計。彭。恩。喃。喃。自。語。他。說。上。
面。一。定。有。什。麼。岔。子。了。說。着。便。似。貓。一。般。輕。捷。的。從。機。上。跳。至。鐵。架。子。向。上。
爬。去。不。一。會。便。不。見。了。衆。人。懸。在。空。中。漸。覺。不。安。有。二。人。叫。做。杜。萊。和。筆。萊。
的。是。馬。戲。場。中。的。名。角。他。們。放。言。談。論。逗。引。衆。人。發。笑。衆。人。也。和。着。說。笑。後。
來。筆。萊。有。些。不。耐。說。要。按。鈴。但。是。隊。長。道。我。們。停。着。賞。鑑。風。景。也。是。件。快。活。

事筆萊遊。但我們看得已足夠了一個帶着孩子的肥美婦人道我的神經有些顫動了。我希望這昇降機不致發生什麼事故。筆萊道：杜萊你拉住了我的衣角，讓我去探望一下呀。這欲使我生病了，使我神經昏亂了。那地上的一匹馬看去比一隻小鼠還小。我不看見有什麼人在那裏留心。我們杜萊道：我們在海平線五百呎以上了。筆萊道：我想我們當設法使下面的人注意我們什麼。我們來同喊一聲罷。於是他們都竭力張着嘴大喊。聲音響極了。但塔下的人一點也沒有覺得。也沒有回聲。又沒什麼表示。衆人都驚恐起來了。筆萊還想引笑，但沒有用了。穿藍色軍服的隊官立時顯出他領袖的資格。衆人也望着他求他幫助。說道：先生你怎樣指示我們呢？你想這昇降機不會遭遇危險嗎？隊長道：一點沒有危險。不過停着不上不下罷。我想了我能跳到那橫檔上去看看究竟是什麼緣故。他的女郎道：不不東美千。

萬別離開我們筆萊道。有些人是有腦筋的。你們只要想在離地五百呎的上面從這裏跳到那橫檔上往下一看呀。一人道。我想這位先生在大戰中當還遇着更危險的事情咧。

這昇降機的二面裝着木板。設有玻璃窗。使乘客可以外望其餘一面向海不裝木板也沒玻璃窗。隊長施頓甘伸首到外面向上望聽得去上面有一種特別的很響亮的金鐵聲好像重大的彈絃聲大約在一百呎以上他瞧見一隻很長的櫻色手在那裏很命的弄那電線器具但做些什麼卻又在他眼力光線之外只有那隻手的拉拖牽引使他心裏疑惑他對衆人說道沒有什麼他們聽了都呼了一口長氣如釋了重負一般他續道上面有人在那裏修理筆萊道那是先知以賽亞（按指計彭恩）我雖不見他的臉却知那是他的手他手裏拿着的是什麼好像是一柄螺旋釘鑽呀天呀不

是的那是一柄鏟。他說時，又聽得上面有一很大的撥弦似的銳聲。隊長皺着眉說道：「狄思梅鐵塔上的鐵索一股一股的散斷時，也有這個聲音的。」那廝在那裏做些什麼魔鬼的事呢？「噲，你在那裏做些什麼？你可發了瘋嗎？」那人聽見了，便停止他的工作，慢慢地從鐵架上爬下來。施頓甘對受驚的衆人說道：「瑪琍沒有什麼，你們也別驚慌。我想他不致要砍斷這昇降機上的鐵索的。」於是衆人看見鐵架上現着兩隻長統皮靴，繼見革皮的制服腰帶和懸着的瑯瑯作響的鐵鏟，起平子等器具，最後現出他兇猛鷹鷂的臉。他汗毛茸茸的前胸是袒開着。此時上面又發一種尖銳拆裂的聲音。那工人很安閒從容的爬了下來，站在橫檔上。身子斜依在鐵柱上，交叉着手。他濃黑的眉毛下的目光，直射到昇降機中的乘客。施頓甘呼道：「噲，那是什麼？那人並不開口，祇在他凝定的目光裏，表示他含有無限的惡意。飛行隊長漸

漸的動怒了。呼道：你是聾子嗎？你的意思要教乘客懸在空中。經歷多少時候呢？那人還是立着不作聲。他的容色裏益顯着惡毒。筆萊顛聲道：童子這一個決不能如此的隊長。呼道：你瞧我們這裏有婦人你嚇了他們了。我們爲甚要懸在這空中呢？可不是機器損壞了嗎？那人道：你們懸在這裏因爲我把一個尖劈嵌在鐵索的組裏。隊長道：你要弄斷那鐵索嗎？你怎敢做這樣事？你有何權驚嚇這裏的婦人？使我們感受不便。趕快把那尖劈拿出來。否則於你決無利益的那人還是不開口。隊長怒呼道：你不聽見我的話嗎？你這惡鬼爲甚不答應？這是不是開玩笑？我告訴你：我們已對你說得夠了。瑪琍麥玲握了他的臂。驚叫道：呀！東美！你瞧他的……可怕的眼睛。那人是個瘋子。那工人忽地變作惡辰的形容。他黑臉上的肌肉漸漸扭彎起來。兇猛的目光漸漸火紅起來。他伸着長臂亂揮的喊道：看了在這個世界裏以爲發。

瘋的人。正是住在上帝殿裏的選民。我是預備遭受極端試驗的一人。因爲變化來了。謙卑的受賞。犯罪的因惡處死。這個日子已經到了。那小孩見了。驚呼道。媽媽媽媽。他的母親道。約克。沒什麼。沒什麼。又怒對那人說道。你爲甚。要使小孩子哭。你是個很好的人。呀。那人道。他還是現在哭的好。不要到那黑暗裏去哭。他現在還有時候可以尋求平安呢。隊長用目光測量昇降。機和那人站立橫檔間的距離。大約在八英尺以外。但他若跳過去時。一定沒有功夫可以站立得住。決要被推倒。五百呎以下的地上去。碎作齏粉。他因再用溫語對那工人說道。我的童子。你瞧着這個玩笑也太過分了。你爲甚要傷害我們呢。快爬上去。把那尖劈拿去。我們也不再說什麼了。這時又聽得上面有碎裂聲。施頓甘呼道。不好了。鐵索要斷了。你們站在一旁待我來察看。一下。那工人從腰帶上拿出他的鐵鎚。向隊長揮舞。厲聲道。少年。

人退後去退後去。你來便結束你的生命。瑪瑤叫道。東美。東美。請你爲了上帝的緣故。別跳過去救命。救命衆人也大聲的呼救命。那人瞧着只是微笑。緩聲道。沒有人來救你們。就是他們要來也不能來。你們還是求你們的靈魂不要被主宰丟在火裏。你瞧那鐵絲一股一股的裂斷了。再過五分鐘你們都在永生界裏了。昇降機中頓起了一陣恐懼的悲哀聲。施頓甘覺得他的額上湧出了一陣冷汗。他把臂圍着他。震顫的女郎暗想。若能把他騙開一會。他便能跳過去。同他決鬥了。因道。我的朋友。我們隨便你罷。我們是無能爲的了。快爬上去。把鐵絲割斷了。好送我們的終。那人道。你借此可以平安的跳過來。那麼我的生命沒有了。隊長大怒道。魔鬼。你站在那裏笑什麼。我要給你些好笑的東西了。你們快給我一根手杖。那人揚他的鐵鎚喊道。那麼來一次雌雄瑪瑤道。東美。他要謀殺你了。呀。別跳過去。要如我們死。

不如死在一塊兒。筆萊道：「先生，那是無用的。你若跳過去，沒有立定前便，要被。他。打。下。去。的。杜。萊。你。站。着。昏。去。是。無。用。的。女。士。還。是。你。對。他。說。罷。或。者。他。肯。聽。你。的。話。的。瑪。琍。因。對。那。人。道：「你。爲。甚。要。傷。害。我。們。呢。我。們。可。曾。得。罪。於。你。呢。我。們。受。了。害。你。後。來。一。定。要。懊。悔。的。現。在。快。幫。助。我。們。回。到。下。面。去。罷。那。人。瞧。着。伊。的。嬌。面。時。目。光。稍。微。溫。和。了。一。會。於。是。又。作。狡。笑。道：「因。爲。我。心。裏。的。聲。音。教。我。如。此。當。我。獨。坐。在。那。承。重。板。上。下。視。地。上。點。點。如。蟻。的。惡。人。熙。往。攘。來。時。總。聽。見。這。個。聲。音。夜。裏。睡。着。也。有。此。聲。那。聲。音。說：「計。彭。恩。你。在。這。裏。可。以。叫。你。將。預。兆。給。那。罪。孽。的。衆。生。看。……使。他。們。覺。悟。上。帝。是。有。的。犯。罪。是。有。公。判。的。」我。那。裏。敢。不。遵。上。帝。的。聲。音。呢。施。頓。甘。道：「那。是。魔。鬼。的。聲。音。這。女。士。犯。了。什。麼。罪。他。們。又。犯。了。何。罪。你。要。他。們。的。生。命。呢。那。人。道：「你。們。同。別。人。一。樣。既。不。好。些。也。不。歹。些。但。憤。怒。的。日。子。到。了。犧。牲。已。預。備。了。」

別想你能騙我。走開！瑪琍呼道：這是無用的。我看出他的目光中已有死兆。上面的鐵索又聽得斷裂了一股。那瘋人呼道：悔改！悔改！這一次便完了。隊長施頓甘此時覺得如入了夢境。他想一個鋒鏑餘生的軍士，今竟和他心愛的女郎束手待斃在那瘋人之前嗎？一想到此點，他全身的氣力和勇敢都澎漲了起來。作他最後的一舉，他猛力踢碎那木板一面，呼道：我們甘心如小羊一般的任人宰割嗎？諸位！快來踢碎這木板，打碎這木板。這不過是薄薄的板兒，快要拆開了。把他推下去，很好，再努力一會，好了，推下去了。再踢旁邊的一塊，打破了，推下去，好好昇降機正面的木板，拆去了，不一會旁邊的也拆去了。那打碎的木板一片一片的向下飛去。計彭恩急得在橫檔上亂跳高舉着鐵鎚，驚呼道：別想逃生，沒有用的。日子已到了。隊長呼道：這邊離鐵架只有二呎，快過去，過去，你們快過去，我來擋住那個魔鬼。他說。

時從一人手裏搶了根粗大的手杖面着那瘋人引誘他跳過來道你的機會到了快拿了鐵鎚過來我已預備了

這時隊長又聽得上面的斷裂聲昇降機已在那裏搖動了他瞥見他的同伴都已安安穩穩的立在那鐵架上了便急走二步一跳到了他們的旁邊同時那瘋人執着鐵鎚直跳到昇降機上去他們只見他臉肉拘攣目光如火鬚髮直豎直使他們後此想着了夜裏不能安睡他在那搖擺的地板上站了一站他的腳頭還沒立穩豁刺一聲昇降機和他一同住下如流星般的落下去了好一會纔聽得很遠的下面有一個重物墮地的擊碎聲驚恐的衆人兩手緊緊抓着鐵架灰白如死的臉兢兢下視可怕的深淵隊長開口道他們要差人上來了又拭着他額上的冷汗道現在而險極了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册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禹鐘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紅蕉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海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瞻廬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叔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卓呆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西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舍我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枕綠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舍我小說集 (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張 舍 我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京 奉天 漢口 武昌
廣州 長沙 烟台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